

分类号

密级

UDC

编号

中南大學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城市写实与现实主义

——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

学科、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生姓名 刘凤娥

导师姓名及

专业技术职务 何云波 教授

2007年5月

摘要

19世纪前半期，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巴黎开始了城市迅猛发展与扩张的时期。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动荡，财富与贫穷对立，繁荣与腐败并存，文明与罪恶同体。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巴尔扎克的笔触深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展现了金融家、自由艺术家、记者、贫民、妓女、警探、律师、高利贷者等等这些在城市的“土壤”上滋生的人物及其命运，抨击了资产阶级金钱统治的罪恶。

本文通过对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形象的研究，探讨其作品中的城市批判，并从作家的城市体验中探究其成因。

全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巴黎城中的巴尔扎克”，分析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作为城市职业小说家，他在城市中的生存境遇，他的城市体验以及自我认知，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和人生追求。第二章“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城与人”，通过巴尔扎克小说中对城市空间的描绘，以及所塑造的市民形象，研究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所“构建”的“文学城市”所蕴涵的象征意义，进而分析巴黎人的生存状况。第三章“城市叙事”，梳理巴尔扎克城市叙事的视角。一方面，城市化运动导致大量的外省人涌入巴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在他们内心发生激烈的冲突，以外省人的视角观看巴黎，可以在两者的相互对比中凸显巴黎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巴尔扎克采用写实主义的视角，他把城市当作一种正常的存在，叙述了金钱掩映下的城市人生百态，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对城市的腐蚀。

关键词 巴尔扎克，巴黎，职业小说家，外省人，写实主义

ABSTRACT

In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under the pushing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ris began the period that the city is developed and expanded rapidly. Meanwhile, the social life is turbulent: wealth was opposite to poverty, prosperity existed with corruption, civilization was consubstantial with evil.

As the writer of critical realism, de Balzac wrote all aspects of cities to represent the characters of financier, freedom artist, reporter, poor people, prostitute, cop, lawyer etc and their destiny breeding on "soil" of the city. He is also condemned the evil of money ruling.

Studying the image of Paris in the works of de Balzac, we explore the criticizes on cities and look into the causes from the writer's experience.

This dissertation fits into three chapters:

Chapter one, "de Balzac in Paris", firs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city, his survival circumstances, city experience as well as self-cognition along with his identity and life-pursuing in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as a professional novelist who majors in city characters.

Chapter two, "Paris in the works of de Balzac: City and people", examine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literature city" which de Balzac constructs in the novels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urban space and the characters of citizens. It also analyzed the existence surrounding of the Paris.

Chapter three, "the city narrates", cleans up the visual angles of de Balzac's city narrates. On one hand, urbanization movement led to the fac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rom other provinces poured into Paris. Different values and social customs produced the inner fierce. In the view of the outsider, Paris showed its special circumstances by the contrasts the Paris and the outsider. On the other hand, de Balzac adopted the visual angle of realism. He regards city as a kind of normal existence. His

novels described different life forms shaded by the money, and disclosed the corrosion to the city for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KEY WORDS Balzac, Paris, professional novelist, outsider, realism

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主要是自己的研究所得，除了已注明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中南大学或其他单位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共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作的贡献，已在论文的致谢语中作了说明。

作者签名：刘凤娥 日期：2007年5月8日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了解中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复印、缩印或其他手段保存学位论文；学校可根据国家或湖南省有关部门的规定，送交学位论文。对以上规定中的任何一项，本人表示同意，并愿意提供使用。

作者签名：刘凤娥 导师签名：刘凤娥 日期：2007年5月8日

引言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是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后,法国城市迅猛发展与扩张的时代,巴尔扎克用他的如椽巨笔,以法国社会这个“历史家”的“书记”的身份,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被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1]

巴尔扎克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具影响的小说家。国外的巴尔扎克研究自巴尔扎克的作品产生之时即已出现,一百多年来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可谓种类繁多,观点纷呈。法国已经专门成立了巴尔扎克研究会。不但拥有自己的刊物《巴尔扎克年刊》,而且研究论文、文章或专著层出不穷。对巴尔扎克的研究主要包括:1、巴尔扎克其人其作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法]安德烈·莫洛亚著《巴尔扎克传》,[奥]斯蒂芬·茨威格著《巴尔扎克传》,[苏]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著《巴尔扎克评传》,2、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和思想观的研究,如巴尔扎克学会会长阿尔莱特·米歇尔的《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3、巴尔扎克的_{艺术思想研究},如[苏]高尔基著《巴尔扎克创作的艺术技巧》。另外,[法]费尔南·洛特还编写了《人间喜剧》人物辞典》。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巴尔扎克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我国对巴尔扎克及作品的研究专著主要体现在翻译并撰写巴尔扎克的传记,有李清安著《巴尔扎克》,王路著《未完成的雕像——巴尔扎克传》,李胜凯编《巴尔扎克传》,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两本书:其一是1980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成全主编的《巴尔扎克研究》,这本书收集和编录了一部分由别人翻译的有关巴尔扎克的文章,包括巴尔扎克本人谈创作经验和文学主张的重要论文以及有关作品的前言(或序言)、巴尔扎克给亲友的谈自己的创作情况和文学见解的一些书信;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生前好友及同时代著名作家、批评家对他的评论与回忆;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对巴尔扎克的评介等。其二是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昌龙著的《巴尔扎克创作论》,此书对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作了较为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剖析。

国内巴尔扎克的研究状况,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蒋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论》(衡阳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2003.5),《建国后30年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4)和《近二十年来我国巴尔扎

克传播综论》(湘潭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 2004. 2)中, 对于巴尔扎克在我国的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客观详细的评述, 对国内巴尔扎克研究取得的成果做了肯定, 同时也指出了国内巴尔扎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综观他所述, 1978年以前, 国人对巴尔扎克的接受处在思索期, 以移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50年代, 巴尔扎克研究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方与苏联研究者的文章以及一些较短的介绍性文字。从60年代到文革前, 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高老头的父爱及《欧也妮·葛朗台》的现实主义意义这三个问题上。文革十年, 由于历史语境的制约, 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从1978年至今, 巴尔扎克研究的评论文章、专著大量涌现, 不仅数量多、质量高, 而且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 方法不断更新, 真正进入了研究的高峰期。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局限在几部重要作品之上, 那么, 现在已大大拓展了, 从巴尔扎克的政治观、宗教观、经济观、美学思想, 到长中短篇小说艺术成就等方面, 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如毛佑民《论〈人间喜剧〉对贵族阶级描写的特点》(阴山学刊, 1999. 2), 韦易《略论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宗教思想》(苏州大学学报, 1995. 2), 刘年香《巴尔扎克笔下的金融市场》(河海大学学报, 2000. 2), 冯华《巴尔扎克笔下的艺术形象》(平原大学学报, 2003. 3), 郑克鲁《论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殷都学刊, 1995. 2)。等等。近年来, 研究者又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 为巴尔扎克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例如陈部《父爱导致的两幕悲剧: 李尔王与高老头比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1. 1), 曹晓青《吝啬贪婪的异同兄弟: 谈葛朗台与泼留希金》(湘潭师范大学学报, 1993. 1)等。

因此, 笔者认为, 国内对于巴尔扎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巴尔扎克矛盾复杂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艺术特点的探究上。在作品研究方面, 大多集中在对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品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农民》、《幻灭》、《贝姨》、《驴皮记》。但巴尔扎克作为一个城市职业小说家, 其身份往往被人所忽视, 从城市的角度研究巴尔扎克及其作品, 也就显得较为薄弱。

众所周知, 18世纪末, 随着机械化和工业革命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 城市不断成长, 逐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主要生存空间, 欧洲也开始了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作为见证历史发展的文学创作者,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他们这一代人对城市的感受和体验。他们将目光投向当下急剧变化的城市生活, 对城市的每一个新动向, 从物质景观的巨变到精神世界的潮流涌动, 都进行了精确的描绘。城市中的时空变幻, 城市化中欲望的无限膨胀, 财富聚敛中的普遍贫穷, 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堕落, 已经成为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城市职业作家关注的焦点和创作的来源。

城市扩张和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成为同时代作家所描绘的内容，而且也成为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掀起了城市文学研究的热潮。中外学者们以本民族当代或历史上的城市文学或文学中的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索城市与文学的相互关系、文学对城市的想象与表达等问题，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关于城市文学的研究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国外方面，如理查德·李翰《文学中的城市——一种知识、文化史》，波顿·派克《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马歇尔·理查德《巴黎与伦敦的神秘之处》，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他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分析研究了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巴黎景观，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时期巴黎的城市生存状态。国内方面，如李洁非《城市相框》，蒋述卓等著《城市的想象与呈现》，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赵园《北京：城与人》，葛永海著《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等等。陈晓兰的博士论文《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茅盾为例》，对左拉笔下的巴黎和茅盾笔下的上海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看，城市文学研究包含着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诸多内涵。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除了“巴黎生活场景”中的作品是以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为背景外，其他场景中也有许多作品是以这个时期的巴黎作为背景。可以说，巴尔扎克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这一时期巴黎的城市风俗，展现了巴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因而，从城市的角度，对巴尔扎克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对深化巴尔扎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考察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形象，以此梳理巴尔扎克与城市的关系，作家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生选择、价值取向。他在城市中的处境及其世界观、人生观对认识、体验城市乃至表现城市的影响。在对城市的批判中，体现了作家怎样的现世情怀。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中西方城市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以“文学中的城市”为中心，关注作家对城市的感情、态度、体验方式，及其由此对城市的想象和再现的影响。

第一章 巴黎城中的巴尔扎克

人是城市的主体，而描写城市的作家又是具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主体。城市生活方式赋予了作家城市的生活体验和城市的思维习惯，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城市叙事方式和城市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每个作家笔下的城市想象都是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城市生活体验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活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的巴尔扎克并不像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一样，一味“漫步”并“张望”于城市，他也不可能只是“穿过城市”的精神流浪者，他与城市亲密得多，他是城市生活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他居住于巴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作家的忧患意识，把城市与人一并纳入视野，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说，巴尔扎克既是巴黎的定居者，又是巴黎的观察者。作为一个来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具有冒险家气质的城市职业作家，他对巴黎有一种新的价值态度，既发现了巴黎所滋生的恶，又努力地适应这种城市生活，以求达到自己生活的理想状态。这种城市血缘使他难以置身事外做精神漂流，他像其他居住在巴黎的市民一样，一切都是为了赢得在巴黎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角色的身份。

第一节 城市冒险家

1799年5月21日，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图尔城。祖上是农民，他的父亲在拿破仑时代，靠个人奋斗发迹。曾任图尔城第二十二师军粮给养总管，后迁入巴黎，成为了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老巴尔扎克体格健壮，性格开朗，兴趣广泛，而且能言善辩，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他还爱研究社会杂学，出版过两本平庸的小册子。老巴尔扎克的活跃性格和乐天、冒险的精神对日后巴尔扎克的进取不无影响。母亲安娜·萨洛特·巴尔扎克出生于资产者家庭，受到完善的教育，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才貌出众，举止优雅，为人聪明伶俐。巴尔扎克继承了父母这些难得的优点。他父母二人虽然个性差异很大，但同样醉心于对贵族地位和富足生活的追逐。而这种生活态度也给了巴尔扎克很大的影响。

就从社会地位、性格气质和个性特征而言，巴尔扎克都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冒险家”。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相信在拿破仑时代各种事情都有可能。正如他所说的：“杂货商人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而贵族有时会沦为社会的底层。”^[2] 1819年，巴尔扎克从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了。在他生活的时代，作为一个巴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当一名公证人或律师是资产阶级家庭子女最好的打算。与此同时，老巴尔扎

克的经济也出现了窘迫的状况。然而，他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宣布要成为“文学上的拿破仑”，拿破仑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他要用笔来完成。

“如果我去找一份工作，我就彻底毁了。我将成为一个普通店员，一部无休止运转的机器，一匹马戏团里的马，它必须按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跑上三四十圈，甚至引水、吃食和睡觉也要有严格的规定，我会成为一个平庸的人。过着人们所谓的生活——如石磨般不停地旋转，永远干相同的事情，周而复始的继续下去。”^[3]

然而，巴尔扎克的写作道路很不平坦。当他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第一部作品在一个朗诵会上读给别人听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多人都睡着了。只有一位热心的文学教师对他说了一句冷冰冰的话：“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文学、诗歌，那是拥有漂亮城堡的贵族才享受得起的，岂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孙所能玩得起的？在他孤身一人闯荡巴黎的最初几年里，一连串的失意，像冰雹一样接连打来，最后，连家里那一点供养也被切断了，他孤独而凄凉地漂浮在巴黎这个繁华而险恶的大都会里，随时都面临灭顶的危险。巴尔扎克一踏入社会就发现自己被物质需要剥夺了自由。1819年到1829年这十年，他成了为了谋生而放弃作家的良心去写作的奴隶。但这长达十年的练笔，却在写作实践上对他不无帮助。他培养了自己艰苦写作的习惯，进一步熟悉了文学语言，对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的设置更为驾轻就熟。另外，此时的巴尔扎克与各种各样的出版商打交道，与形形色色的小报建立了合作关系，他窥视到新闻出版商、书商老板怎样冷酷贪婪。他的头脑经常在构思着五花八门的计划，这位富于幻想的实干家，他身感没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就很难从事严肃的艺术创造。为了生存，他在城市中经历了许多次冒险，他不得不用仅余的几个钱从事资本主义实业。他尝试经营过出版业和印刷业，办过文学刊物，他也搞过地产买卖和证券投机，总之，是城市中新的生产方式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但由于不善经营，先后都以失败告终。虽然一生直到死都没摆脱负债的命运。但每一次失败后，他都能昂首阔步地进行下一次的冒险。

巴尔扎克具有非同一般的毅力，除了蓬勃的活力以外，他还有丰富的想象力；波德莱尔第一个赞扬他是个有灵感的“幻想家”。^[4]一边是客观的资产阶级负债表，但另一边是一笔无法计算的资产。虽然在生意圈里，他彻底失败，但在文坛中却得以大展拳脚。

“十年的劳苦，不停地同现实搏斗，教导了这位幻想家，让他见到了现实世界中的大千景象，其中任何一个都像莎翁式的悲剧那样震撼人心，他认识到了金钱所拥有的巨大可怕的魔力，他知道了汇票或期票所作的斗争，更明白了

商场上的各种伎俩。通过和工人一起干活，和高利贷明争暗斗，和供货商讨价还价，他对社会现实生活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同时代的雨果、拉马丁、缪塞等这些人，他们注重寻求的是浪漫的、高尚的和伟大的东西。而这些经历使巴尔扎克同时学会了去观察、描绘与贫穷俱生的残酷、低贱生活中的丑陋与隐藏于人性中的巨大力量。”^[5]

在一次次地投机和经商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每一次头破血流后，他就躲进书斋，把自己对巴黎的认识写进他的文学作品中。巴尔扎克曾经说：“离开了巴黎，我的头脑就变得迟钝，更不要说写作了。”正因为巴尔扎克在“争钱夺利”的角斗中有着那一段刻骨铭心的不幸经历，才使他深刻领悟到了“在一个唯物时代里，金钱所有的重大的魔鬼般意义”。从而深刻地描绘出金钱世界的真实图景，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如果他不曾身受痛苦，他能够把痛苦描写得这么令人惊叹吗？如果他对社会的力量 and 个人的思想力量，没有经过长期的思索，他能把为金钱的战斗写得那么深刻而惊心动魄吗？

“泰纳说过，在巴尔扎克这人身上有强烈的巴黎气息，即巴黎特有的那种文化环境所造成的一种精神特征，如张狂、浮躁、深刻、欲望强烈、沉浮不定等等。他是被巴黎塑造的。他的生活习惯、精神和倾向都是巴黎式的。”^[6]巴尔扎克是个买卖人，一个永远负债的的买卖人。无论是经商还是写作，一切都是为了金钱。金钱是他一生的逼迫者和专制暴君。

巴黎，如同巴尔扎克对待写作一样，他对之既爱又恨。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他无数次地逃离它，逃离迫害、疲惫和疯狂，却一次次地又被它牵引回来。

“巴尔扎克离不开巴黎，同时代的小说家远离灰雾蔽日的巴黎和平凡庸俗的现代巴黎人，而浪迹到西班牙、非洲或者东方，但对巴尔扎克说来，任何地方的太阳都比不上照在巴黎上空的太阳那样美丽。他周围的人们，力图用魔法召唤那些远在天边或者已经逝去的美景，但是他并不觉得丑恶是怎么可憎，正如荨麻对于植物学家，蛇蝎对于动物学家，疾病对于医生一样。”^[7]

命运已经注定他将成为这座大城市精神上的征服者和描绘者。这里有他的事业，他的欲望。他曾对人说过：“死也要死在巴黎。”金钱对巴尔扎克自身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他终其一生的苦恼，也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巴尔扎克以其独特而深入的生活体验、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在探索法国巴黎社会五光十色的金钱世界中的万象人生，如亲情世界、工商界、政治法律界和文艺新闻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二节 城市职业小说家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是西方文化的转型期，也是文学的转型期，伴随这一转型的是作家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角色的转变。随着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宫廷的解体和贵族特权的解除，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在宫廷的生存空间，使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沙龙、学院、图书馆、咖啡馆和各种小型俱乐部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活动空间。写作慢慢地变成了一种谋生方式，一种职业和一个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说：“印刷业的发展，读者大众出现以后，在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不论是高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一小部分成功作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靠写作维持生活成为可能。”^[8]巴尔扎克写得清清楚楚，吕西安·吕邦泼雷幻想式的、不可能的命运都是由印刷术和造纸技术更新造成的，这种技术发展也使得文学的大规模生产成为了可能。因此，巴尔扎克义无反顾地选择要当名自由创作人。

巴尔扎克刚入文坛的时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在法国风行的时候。在氤氲弥漫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气氛中，17、18 世纪古典主义的余威犹在，巴尔扎克一开始也打算创作戏剧。然而他根据古典主义原则写作的《克伦威尔》却以失败告终。从云层中摔下来的剧作家需要面临的是实际问题，即写作是为了糊口。卡尔·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中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9]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是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10]其典型特征是，在这个空间中，公与私没有严格的分界线。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利用沙龙、咖啡馆和报刊杂志对封建的独断论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抨击。私人空间逐渐从公共空间中分离出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隐私权应得到尊重等等现代性的观念，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起来了。与此同时，私人化的小说也进入了高雅的文学殿堂。与戏剧相比，小说更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印记。巴尔扎克在《高老头》开场前写的几句话，典型地反映了 19 世纪普遍的市民文化氛围以及小说的私密性：“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躺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道：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巴尔扎克环顾四周，发现写小说的效果能立竿见影。于是，巴尔扎克开始编织自己的浪漫故事。而这时，拜伦的《曼弗雷德》、卢梭的《新爱洛伊斯》、歌德的《维特》、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作品正成了贵族沙龙中的宠物，成了书商们赚钱的摇钱树。

作为一个靠写作成名并赖以谋生的城市职业小说家，他的作品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当时流行的作家是大仲马和欧仁·苏，这两位小说家都以在报刊上写

长篇连载而著名。然而，在 18 世纪的最后几年和 19 世纪的上半叶，报刊被看作是潜在地散播极端言论的危险工具。任何传播媒介如果可能让人们更多地认识到社会的罪恶，甚至散播他人反抗不公正和压迫的消息，对一个早就担忧社会动乱的政府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继任各个内阁实施更为严格法令来控制所有出版物。当时的英国，每份被归入报纸一类的定期刊物都要盖上一个印花以示它已付过了许可证税。^[11]巴尔扎克生活的巴黎政府当局就设有图书检查机构，代表正统思想的当局有权禁止出售某些书籍。而且巴黎还有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他们密切注视着整个巴黎城的动静。除了这些，在咖啡馆、小酒店、林荫道等经常还有警察的密探。《高老头》中住在伏盖公寓的老姑娘米旭诺小姐和波阿雷先生为了金钱，成为了巴黎警察的密探，出卖了苦役犯伏脱冷。经历了多次政治变迁的巴黎的商人和公务员，也宁愿采取平庸的甚至是无知的态度，避免发表可能带来危险的见解。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亲眼看到路易十六的兴衰，大革命和拿破仑称帝，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对于政治，他们一味采取谨慎态度，但求下一次政权更迭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咖啡馆看报纸，因为如果你订一份报纸，就等于表明一种政治倾向，这是危险的。订《每日新闻》或《法兰西报》的是保王派，订《立宪报》或《论坛报》就是自由派。如果你什么都看，人家就不知道你是哪一派了。所有这些压制新闻自由的结果意味着，大部分中等和劳动人民阶级根本看不到任何报纸。因此，这种报纸连载的小说形式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必须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同时也决定了这些作品必须迎合上流市民思想和爱好。

在文坛上摸爬滚打了十年的巴尔扎克最终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描绘那一段被当代历史学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他立足于现实，不愿同流合污。他甚至敢跟“现代社会的宗教——新闻业”^[12]公开作对，揭露当时文学评论界的黑暗，他的作品嘲笑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批评了资产阶级的冷酷无情，揭露了普通群众的庸俗与市侩。由于对现实批判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巴尔扎克引起了政府和一些评论界的敌意攻击和恶意诽谤，他的作品只有少数具有真正鉴赏力的读者才能读懂。在浪漫主义盛行的 19 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文坛，巴尔扎克由于他的出身和写作风格，并没有他的席位。

与文坛对他的冷落相对照，巴尔扎克却受到一些贵妇名媛的青睐。而这一部分人正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体。她们给他出主意，替他想情节，向他提供历史背景材料，概要地评述他的作品。他从贝尔尼夫人那里了解到了旧王朝时期、大革命时期以及督政府时期帝国社会的种种轶闻趣事；在莎菲·盖依的客厅里，他与这位大胆、泼辣的女人侃侃而谈，他笔下的许多秘闻轶事和精辟见解都

来自她的客厅。巴尔扎克曾收到过成千上万份读者来信，这些读者中绝大部分为有崇拜之情的女性读者，这些女性读者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他未来的妻子——韩斯卡夫人，就是一位来自遥远的乌克兰的贵族妇女。她与他探讨情节，帮他拔除作品中的莠草，鼓励他继续写下去。为此，他的写作自然而然地转向那些能把她们的时间和同情奉献给他的女性。关注她们，同情她们，理解她们，颂扬她们的贵族典范风格，哀怜她们的夕阳残照。

巴尔扎克从青年时代起，最向往的就是成名、被人爱。有时甚至可以认为他第二个愿望在他心目中占了首要的地位。但是这位“文坛拿破仑”寻求的并不是普通的女性。他的愿望是赢得上层社会的某个贵妇人的爱。他一生都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想跻身于贵族之列的愿望。^[13]他早期想娶阔家小姐却被人看不上，后来又钟情三十岁的贵族女性，认为这样年龄的女人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成熟美。他的红颜知己卡罗夫人就是这样的一类女性。巴尔扎克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赋予这类女性以重要的位置，她们被描绘得那样深刻、细致、精美。如《家族复仇》中的贵族小姐吉纳弗拉，《幽谷百合》中伯爵夫人莫尔索夫人，《苏城舞会》中的贵族小姐爱米莉。他所见的女性正是她当时的样子，连同她的长袍、披肩、手套和帽子，她的任性、美德、诱惑和缺点，她的神经和热情，以及她的矫情、病态和无聊的一切痕迹。他所爱的正是她的这种样子。他不满足于在街道上观察她，甚至在闺房里，在卧室中研究她。他不仅仅是指出了这些脆弱的受苦受难的女性默默忍受的一切，还擅长于解剖她们的灵魂，他探测到了女性的疾病和痛苦，探索到了心理现象的生理原因。巴尔扎克时而还借作品中人物替女性发泄内心深处的不平。《三十岁的女人》中，作者借女主人公哀格勒蒙侯爵夫人之口说道：

“婚姻制度是当今社会的基石，却单让我们妇女承担全部重负：自由属男子，义务归女人。我们得一辈子对你们忠诚，你们则只需偶尔对我们尽责。总之，男子可以自由选择，我们只能盲目屈从。”^[14]

韩斯卡夫人在谈起巴尔扎克时曾谈到，从来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这样深刻地看透女人的心，并对冷冷清清的女性显露出如此深切的同情。复辟王朝末期的公爵夫人和子爵夫人，这些饱经世故的三十岁女人，以一种模糊的热切心情盼望看到她们自己的这位画家为她们所画的肖像。

在巴尔扎克时代，资产阶级日益成长，贵族阶层日趋没落，财产和贵族封号一起成为涌向权利巅峰的两个必要条件。人们毫不讳言对金钱的贪欲，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整个时代的风气就是追逐金钱和权势。“婚姻成为敛财和获得贵族头衔的手段，男方娶的是一套妆奁和一幅上等仪态，女方嫁的是一辆轻便马车和两撇八字胡须，

从而产生独一无二的幸福家庭。”^[15]虽然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但追求爱情是人类的天性。在当时女性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爱情的渴望的。巴尔扎克所描写的女性,是一种自然现象,青春萌动时期已经一去不返,但她感觉更深刻,思想更成熟,已经备尝失望之苦,无论在生理上或精神上都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仍然能有炽烈纯净的感情。因此贵族阶层的人物,特别是那些闺怨情浓的女子,往往被它的款款心曲而打动,掩卷不寐。正如拉图什所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充满炽热激情的描写非常吸引读者,尤其是吸引女读者,因为她们喜欢在小说中寻找对世界的观察和强烈的共鸣。”^[16]最初为他赢得成功的《婚姻生理学》,就是以女性作为小说的中心兴趣,而且巴尔扎克显然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她们说话,女人们竞相争购这本书,因为它替她们申诉了心底的冤屈,抒发了她们当中许多人敢想而不敢明言的观点。泰纳评论说:

“巴尔扎克的学究习气,浮夸的文笔,冗长而枝蔓的辞句,半掩半露的肉欲感正合于女才子——耽于想象,滥用才思的文妓的口吻。他的大胆,他的放肆的笔调,鲁莽而混浊的辞风,艺术家式的敏感,对于奢侈和享乐的爱好人生的经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又正合于剥削社会、享用社会的娼妓的胃口。”^[17]

毋庸置疑,在精神气质与创作姿态上,巴尔扎克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贵族女性的权利,是当时少数关注女性思想和心灵的作家之一。

巴尔扎克一生,作品虽多,却因经营不善而屡屡破产,甚至经常要靠别人接济才能生活。他无所不欲:爱情、财富、荣誉,虽然横在起点与终点之间的距离看上去难以逾越,他却终因写作而得到了一切。欲火燃尽了他的生命,塑造人物的行动耗尽了他的精力,他是自己作品的牺牲品。1850年8月18日,年仅51岁的巴尔扎克在过度消耗了他的身体后,结束了在巴黎困顿的一生。

第二章 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城与人

“在谈论一个城市时，通常是谈论它的外观特征，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或者是与其他城市相比的不同之处。如果描写一个城市，也不外乎是它的外观设计和内部构造，或者就是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氛围。”^[18]“城市在作为文明人类的基本生活空间和精神皈依发挥它的作用的同时，人类也就把自己的属性揉进了城市的冰冷的石头之中，使城市成为人类欲望、文化的物质符号，城与人，构成了相辅相依的紧密关系。”^[19]

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复杂、社会关系在暴风骤雨中不断发生剧烈的革命演变的时代，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1830年和1848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19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它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历史的进程的步伐，时代跳动的脉搏和社会的风尚习俗，都集中体现在城市生活中。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期的作家来说，他对生活的感受，一个城市，一个首都，是唯一可能有的画框了。

文学中对城市的再现，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观察者有之，从文化的角度观察者有之，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观察者有之。巴尔扎克对巴黎的考察更多地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来展开。大革命以来，工业革命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七月革命以后，财富的力量逐渐取代了出身门第的力量，并使皇室力量也为财富效劳。富人们得以跻身于贵族行列，获得了贵族的特权，而且利用宪法，能够从君主专制政体获取与日俱增的利润。于是，对金钱的追求，为金钱的斗争，及大工商业中对金钱的运用，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特征。这种庸俗的贪婪独占和前一时期革命热情和军事热诚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个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中，只有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即巴尔扎克，对于这个时期并不感到反感，反而把新生的资本力量、灵魂的新统治者——金钱作为他伟大史诗的主人公。尽情地描写在金钱的腐蚀下，巴黎社会的道德沦丧。而当代另外的艺术家们，虽然往往是获得物质利益的前景鼓舞他们辛勤创作，他们却在他们的热情和作品中，尽量远离这个新的现实。最典型的是当时时代的女作家乔治·桑，她描写的法国社会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有回避和美化现实之嫌。由于作家的世界观不同，社会经历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必然不同，他们切入生活、描写生活、批判生活的角度和方式也必然不

同。巴尔扎克主要关注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机制中的作用，企图揭开笼罩在巴黎上空的迷雾。同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司汤达却偏重于揭露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政治体制的腐败和政治生活的黑暗。他的著名小说《红与黑》描写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于连在巴黎的命运悲剧。在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里，在党争不已的社会环境中，于连的梦想必然会被现实残酷地粉碎，他的结局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社会的悲剧。巴尔扎克曾对他所欣赏的《巴马修道院》“如此丰富的内容中”居然没有涉及金钱颇为惊诧。

文学评论家圣伯夫曾把巴尔扎克的创作称作“工业化文学”。^[20]巴尔扎克以巴黎为背景的小说虽然再现了 1789 到 1848 年间巴黎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活，但实际针对的却是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巴黎。巴尔扎克对巴黎景观与生活的描写，主要见于《人间喜剧》中的“风俗研究”，而尤以其中的《巴黎生活场景》为集中表现。巴尔扎克在构筑《人间喜剧》这一大厦的同时，他也精心地构筑了巴黎这一现代大都市。

第一节 作为首都的巴黎城

一、豪华航船的隐喻

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前，巴黎只不过是塞纳河中斯德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古代（公元前 5800—5000 年）斯德岛不是现在的那种样子。这个岛上只有渔民和渔船。当时人们称这个岛为卢德几亚（Lutetia）岛，意即“水中之屋”。公元 4 世纪时，巴黎获得现在的名称。卢德几亚岛上的居民多从事渔业，因此直到现在，巴黎的市徽上还画着一个有银色帆篷的船，而法国国徽上还有一行拉丁字的谚语——“能使它颠簸，不能使它沉！”17 世纪时，巴黎的人口已超过 50 万，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是一切贵族风气、癖好和时髦的发源地。18 世纪，巴黎市内又增添了许多大建筑物，如卢浮宫柱廊、天文台、残废军人院、波旁宫、马尔索夫街的军事学校和先贤祠，敷设了不少新的街道和广场，如旺多姆广场、卡卢赛广场、路易十五广场。19 世纪以来，相对于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产品的世界第一流的城市——英国伦敦，巴黎是一个政府官僚、牧师、学生、学者云集的城市，巴黎商人阶层的增长并没有依仗大量出口的商品，而在于向聚集于此的精英们提供服务。巴黎缺乏像意大利竞争者那样的商业火力，甚至不如国内弱小的竞争对手里昂。巴黎的主要优势在于君主国扩张的权力、大学的兴盛，以及作为全国精神思想中心的重要地位。^[21]

巴黎，作为法兰西的心脏，欧洲大陆的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物质的繁荣给巴黎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平静的风景下掩藏了阴暗与腐朽。巴尔扎克是这样来观察和描写她的：

“沿山谷排列的屋宇和依稀如童年回忆的地平线之间，有一座你看不见的城市，一座巨大的城市，消失在广慈医院的屋顶和东城公墓的山顶之间的深渊里，沉浮在痛苦与死亡之间。城市发出沉网的隆隆声，犹如大海在悬崖的后面咆哮，它好像在怒吼：“我在这儿哪！”...这支管乐队乐器齐全，既有人世的喧哗，又有孤独的诗人平静的吟唱，既有万物的气息，又有上帝的声音。在拉雪兹公墓宁静的柏树下，沉睡这样一座城市。”^[22]

巴黎人最早居住在塞纳河左岸，后来形成了文化艺术区，即我们所熟知的大学城；右岸曾经是一片沼泽地，后来成为了巴黎的商业贸易区。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巴黎的生活中，越来越鲜明地反映出有产者和贫困阶层之间在生活上强烈的对比。

“巴黎难道不是一艘承载着智慧的豪华航船吗？...她运载着一批硕大无比的辎重...拉纤的是嘻嘻哈哈的苦力和孤儿；掌舵的是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工人和水手一个个蓬头垢面；观光的游客舒舒服服地呆在客舱中；优雅的大副凭栏而立，口中叼着香烟；而在这航船的甲板上，她的士兵，那些革新者和野心家们，随时准备登上任何大洋的彼岸...。”^[23]

街道是一个城市的血脉，集中体现了城市的社会格局。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巴黎的街区是非常“专门化的，即巴黎的空间存在着等级化的倾向”。^[24]拉丁区和圣马尔索区是穷苦人居住的地方，肮脏、黑暗、破烂。《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是现代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巴尔扎克用“灰黑的色彩”，“沉闷的语言”描写了穷人的去处，失意者的住所——伏盖公寓的内外景。死寂的街道，阴沉的建筑，干燥的石板，无水的阴沟，长草的墙根，给人“无端端的不快活”。外壳是如此的恶俗不堪，屋内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地板很坏的客厅，黏手的食器柜和小橱里存放着寄膳客人的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的餐厅，以及古旧，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缺，老弱无能，奄奄一息的家具什物，叫人看了浑身发抖。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这等便宜的价钱，在圣马塞尔区，在妇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个地段找到。”^[25]公寓里的房客明里暗里全受着贫穷的压迫，因此这座屋子内部的悲惨景象，在住户们破烂的衣着上照样暴露。

“男人们穿着说不出颜色的大褂，像高等住宅区扔在街头巷尾的靴子，快要磨破的衬衫，有名无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黯淡陈旧，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

戴着补过的旧花边，用得发亮的手套，老是暗黄色的领围，经纬散率的围巾。衣服既然是这样，人却差不多个个生得很结实，能够抵抗住人世的寒冷；冷冷的狼巴巴的脸，好像用旧而不再流通的银币一般模糊；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副尖利的牙齿。”^[26]

这是一批中小资产阶级的市民，颓败、粗俗、寒酸。他们只是机械的生活，等于没有上油的齿轮在那里互相推动。这里到处都是真苦难，空欢喜，这种生活与寒伦的房子和寒酸的房客的景象是一致的。这幅画面散发着现实生活的浓烈气息，给人的感觉基本上是凄惨。

巴黎的贫民居住在散发着腐臭气息的街道、院落和低矮的房屋里。而巴黎的富人则居住在怎样的世界呢？这是一个富有、安逸、幸福、收入可观的世界。这里有带花园的公馆，有空气流通、金碧辉煌的大客厅，显而易见的贵重器具。圣日尔曼区鲍塞昂子爵夫人的府邸就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写照。府邸院子里停着华丽的马车，门房穿着金镶边大红礼服。楼梯是金漆栏杆，地上铺着大红地毯，两旁供满鲜花，布置精雅绝伦，别出心裁。富人生活的穷奢极欲跃然纸上。这个世界有两个社会阶层相混杂。一个是旧贵族，恐怖时期残存下来的圣日耳曼区贵族集团，他们在复辟后恢复了元气，无所顾忌地企图重新夺回他们的特权和地位，恣意施行报复，然而最终还是在资产阶级的竞争下，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个贵族阶层就像颜色发黑的老式银器，看来分量挺重，实际早已过时。另一个是居住在昂丹大道一带的帝国时期政界和金融界的暴发户，其中不少人不得已归顺了专制王朝而幸存，七月革命以后，他们最终战胜了贵族阶级，取得了法国的统治地位。“一方面是最高雅的社会的新鲜可爱的面目，个人年轻，活泼，有诗意，有热情，四周又是美妙的艺术品和阔绰的排场；另一方面是溅满污泥的阴惨的画面，人物的脸上只有被‘情欲’^[27]扫荡过的遗迹。”^[28]《贝姨》中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阿黛莉娜和李斯贝特两姐妹，一个嫁给了帝国时代的一位后勤司令，一个是普通的金银边饰刺绣工。她们一个住在带花园的洋楼里，一个蹲在荒僻的街区的破屋里；一个穿得像皇后，一个穿得像要饭的；一个享用的是山珍海味，一个吃的是他们的残羹冷炙。无论是下层社会的缩影——伏盖公寓的不堪入目，污七八糟，还是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金碧辉煌，都充满了腐臭的气息，精神的堕落。

在巴尔扎克看来，巴黎，这座首都之城，是一个豪华与贫困、耻辱与纯洁紧密交织的地方。在他的思想里，贫困不仅仅是与豪华同存共处的，豪华引起了贫困，只是因为豪华，世界上才有贫困。豪华与苦难是相反相成的。19世纪当欧洲人口增加的时候，法国的人口也增加了两倍，仅1840~1846年，巴黎增长了12万人。尽

管城市在迅速发展，但仍然赶不上人口集中的密度，为工人们盖的低廉简陋，依傍在工厂、水沟附近，火车站附近的工棚和公寓大杂院毫无规划地出现在城市。烟雾弥漫，污染的水井和河流，来不及处理的垃圾堆和臭气熏天的厕所，使城市变成了垃圾场。^[29]在《贝姨》中就描述了在处于巴黎心脏的卢浮宫的老殿旁边还有些破屋存在。这些破屋因为早晚要拆掉，所以租金很便宜，成为城市贫民的栖身之所。这是现代巴黎的一角。一边是招待过法国和欧洲名流的王宫，豪华富贵的社会；一边是衰亡、没落的街区，饥寒贫困的社会。巴尔扎克注意到巴黎社会存在着“两个国度”：富人和穷人，即大私有者和相对而言的一无所有者——无产者。巴黎的生活可被看成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场持久的战斗。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形象所代表的权力体制、等级分层、贫富落差和经济掠夺，开始与城市中新兴的市民工商业者阶层对自由贸易和政治权力制衡的自发要求相抵牾，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巴尔扎克无疑已经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看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的状态，他感到社会气氛十分紧张，社会制度本身已经不再像是牢固的、持久不变的了；相反，它开始显露出行将崩溃的征兆。贝姨对表姐阿黛莉娜的仇视，不仅仅是由于嫉妒的表层心理原因，更多的是由于深层的社会原因。《穷亲戚》系列中的另一部小说《邦斯舅舅》继续承继了这一思想。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描绘出了一个在数量上和权贵社会的人们一般多的巴黎城市贫民的社会，一个在物质上全无优势的人们的社会。他详细地刻画了穷人的日常生活、贫困和需要。他们对那个将全部重担都压在他们的肩上的富有社会并不抱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由于自己艰难的经济状况而怒不可遏，挖空心思地谋求自己的利益。

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斗争，无产者和有产者的矛盾。他们像野兔一样互相撕咬。在这个天翻地覆的社会，托起这艘不沉的船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千千万万的巴黎人的欲望。这欲望在船底涌动着，它黑暗、神秘、却炙热灼人，它在阳光下无形，却在黑夜里投出暗影。

二、失乐园的隐喻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动荡的巴黎，虽然表面的物质已经繁荣了，然而，“这儿的一切都被情欲的烈火摧毁和破坏了。”^[30]在巴尔扎克笔下，这个由无数平坦的屋顶构成的巴黎，它的下面却掩盖着一座人间地狱。试看《幻灭》中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集中场所——木廊商场：“褪色的油漆，剥落的污泥”；玻璃窗上“由于风吹雨打，沾着灰土”，“砌了一半的围墙肮脏无比”，地面上“一堆堆变硬了的污泥”。这里的铺面被称作“棚子”，它们“屋顶粗糙，光线暗淡”，只能从“象

小饭馆污秽的透气孔似的”隙缝里漏进一点阳光；铺面旁有一座“无人照料的小园”，灌满了“臭水”，“各种时兴的手工工场的废料压得”园中的植物“喘不过气来”。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是巴黎丑陋、肮脏的城市景观。而受资本主义侵蚀的记者卢斯托的单身宿舍又是一派怎样的景象呢？这里有“许多令人讨厌的东西……旧靴子……破袜子……没有吸完的烟头，肮脏的手帕，撕破的衬衫”，一切都“又脏又凄凉”，一切都说明在这里“住的人过着不安静不严肃的”的放荡生活。这里的巴黎，整个一幅藏垢纳污的景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背后显露出的是黑压压的废墟。文明的丰碑还没矗起，就坍塌下来。用本雅明的话说：“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我们意识到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31]《夏倍上校》中韦尼奥鲜货行的房子是用巴黎的废墟搭建的意象，讽喻着巴黎的堕落，“时装商店”这块旧护窗在小说中以印刷的异体字出现，至少表明了巴尔扎克对它的重视：时装不妨看作是巴黎的象征，而“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正是“歌衫舞袖的下场”。

人日益趋向文明，便是日益接近自我毁灭。智慧会使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的人发生混乱和遭到损害，“在巴黎，无论小人物也好，中等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都被一位无情的女神鞭打着，不停地奔跑，跳跃，翻跟斗。这位女神就是‘必须’：必须有钱，必须有荣誉，必须吃喝玩乐。所以，容光焕发、平静安详、风流俊美、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容，在这里实在是极不寻常的例外，极为罕见的。”^[32]这种赤裸裸的物质需求，使得似乎所有阶层的巴黎人都失去了道德的目标意识，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的思想影响着整个文化。对于一个不熟悉巴黎生活的人来说，势必觉得巴黎荒凉，可怕的很。

随着时间的流逝，取代旧贵族主宰了社会的新生产阶级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后，往日的辉煌正在一层层地剥落，日渐暴露出腐败的本性。早在公元14世纪，但丁就曾警告说，“盲目的贪婪”将毁灭它们：

一帮暴发户的突然富有，
佛罗伦萨呀！使你的城里生出骄傲和放荡，
因此早已使你挥泪了！^[33]

巴尔扎克在小说《贝姨》的一开场，在描写于洛夫人客厅的情景时，就使人感到了腐败的气氛，金碧辉煌之下的穷相。“这里一切都显得陈旧，本是红色的绸窗帘被太阳晒成了紫色，因为年深月久，褶皱处也磨破了，椅子的面子都绽开了，金漆剥落完了，扶手也磨白了，地毯失去了艳丽的色泽，布满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于洛男爵是淫欲的化身，这个早年立过军功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他拥有财富、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他先是捧剧院的女演员，

后来又和狡诈的玛奈弗太太同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挥霍无度，贪污渎职，盗窃妻儿，气死亲人。如今则成为了一个荒淫无度、道德堕落的牲畜。暴发户克勒维尔则是表面上高唱伦理道德，暗地里男盗女娼的流氓恶棍。

在这里，公认的道德就是对习俗的尊崇和对法律的表面上的尊重。

“社会忠实于这个利己主义的宪章，对敢于来冲撞它的酒宴，败坏它的兴致的倒霉鬼，决不惜予以严惩。不管是谁，只要他精神或肉体上有痛苦，缺乏金钱或权力，他就要被人唾弃。他就只配在他的荒漠里！要是敢于越雷池一步，他就会到处碰到严冬：冰冷的眼光，冰冷的表情，冰冷的话语，冰冷的心肠……”

[34]

《幻灭》中的吕西安最终不但没有爬上去，反而作了别人的垫脚石，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行事违背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准则。如果吕西安不公开自己同女戏子高拉莉的关系，如果他像那些老于世故、熟悉上层社会假冒为善原则的人，一面暗中保持与女戏子的关系，一面追求和娶上巴日东太太，那就可以成为拨决和州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人与人之间是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整个巴黎社会是一个寡廉鲜耻、卑劣丑恶的社会。

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是一个颓废的、靡烂的、无生气的城市，是人类的豪华和悲惨的可怕的混合。巴黎人的过分自我放逐，使他们有力的双手把生命的果实都榨干了，只在它的周围留下极难看的残渣或者是连自己也不再相信的谎言。这里再没有花香，也没有耀眼的亮光，再没有快乐。有的只是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的厌倦，和它的使人伤心的人生哲学，有的只是从放荡的夜宴中散发出的充满疫气的狂热气氛。在这种气氛中：生活动荡、文化衰退、贫富急遽分化；财富与贫穷对立、繁荣与糜烂并存、文明与罪恶同体。生活于其中的的巴黎人，受到生存价值的激励，往往被某一种特性如邪恶，利己主义，野心、嫉妒等所统摄，日益背弃人性转而适应社会价值取向，人性在欲望的驱动下开始了异化的过程。仔细观察巴黎的各个场景，就等于提前见到了弥尔顿笔下的群魔殿^[35]。在中世纪禁欲主义枷锁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们很难想象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怡情悦性的田园牧歌，不是丰润肥美的伊甸园；相反，它在人的内心触发了一场永不停息的残酷战争，在物的挤压下，人类已经失去了美好的精神家园。

第二节 缠绕在金钱网络中的“沼泽世界”

现代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自然。不同于自然人

性的，世俗的物质的现代生存需求导致精神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而在这些关系之中，生产关系尤其对人的心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对金钱膜拜的社会心理。“金钱交易”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金钱支配社会，人人膜拜金钱，有了金钱就可以购置富丽的宅邸，豪华的衣饰，甚至漂亮的妻子；有了金钱就可以指挥报界，把艺术和文学当作奴婢；有了金钱就能掌握空前未有的权力。

海德格尔说，艺术作品作为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37]艺术品一方面建立起一个世界，一个有着人的生存意义（包括劳作、痛苦、孤独、喜悦等）的世界，一方面把大地的物质性显现出来，使其从遮蔽的状态进入敞开的状态。只是由于艺术品，或通过艺术品，我们才看到了大地展开的丰富多彩的形态和物性：石头由于雕刻而显示其硕大和沉重，颜色由于油画而显示其明暗和色相，词语由于诗歌而显示出其悦耳的声调命名力量，巴黎因巴尔扎克的书写而显示其真实和现代性。

巴尔扎克了解到金钱是现代生活的命脉，是同时代人的上帝。在巴尔扎克描写的巴黎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围绕着“金钱轴心”明争暗斗，百丑献技，他们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由金钱所拨弄。在他们周围，都是掩盖在美好情感的玫瑰色彩云下的追逐私利。“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诚、小市民的伤感这些神圣的情感的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38]什么父女之情、夫妻之义、朋友之信，一切都为金钱所左右，有钱可以得到一切，没有钱会失去一切。《高老头》中的高里奥先生被两个女儿像“柠檬榨干了”后，就被她们彻底地抛弃了，死前曾感叹道：“唉，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分给她们，她们就会来……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39]高里奥的遭遇便是家庭关系中渗透进金钱的完美注脚。《夏倍上校》中，费罗伯爵夫人为了鲸吞夏倍的全部财产，绝口否认自己与他的夫妻关系，要求夏倍承认是盗窃他人名义的骗子，甚至还将穷困潦倒的夏倍送进乞丐收容所，使其受尽折磨之后变成了一具只有编号的活尸。《邦斯舅舅》中，一个“穷”亲戚受到百般侮辱，这些上等人一旦知道他是个富有的收藏家，便抓住不放。如狼似虎，连哄带抢。《禁治产》中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为了得到丈夫的财产，不惜诬陷丈夫已经精神失常，从而剥夺了丈夫的财产。素有“交易所的拿破仑”之称的纽沁根，为了金钱，可以把妻子当作商品暗中转让。

“在纽沁根眼里，女人好比屋里的一个小靶意，一件摆设。这个人之所以叫我感到是个彻头彻尾的痛快人，是因为他干干脆脆说他女人是他的财产的象征”

征，是一件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在政治家、大金融家日理万机的生活中，这东西毕竟是次要的。”^[40]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巴黎，对“物”的占有取代了人的所有自然情感。甚至当名与利渗透到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这样合二为一的关系中去时，也是如此。金钱把道德撕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人性去掉了一切虚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

在尽管摇摇欲坠但还苟延残喘的前资本主义背景之下，被解放了的现实性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外貌，这种非理性类似于相互关联着的普遍罪恶，而普遍罪恶又是由现实性本身维持着的。高布赛克从自己复杂的阅历中认识了社会的底蕴，形成了他的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我们身上只剩下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唯一的真实情感：图存求生的本能，在你们欧洲社会里，这种本能叫做个人利益”。“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相当实在的价值，值得他们为它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黄金”。^[41]他认为：“生活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42]金钱的最初崛起正是它最后阶段的非理性的预演。经济的人的规范尚未标准化为人的行为规范；对利润的追逐仍然充满了对未被驯服的猎物的杀戮欲，而总体性仍然像是冷酷而盲目的命运蛊惑。在巴尔扎克那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成了墓地围墙上的黑手。^[43]“现代工业目前已经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战争”，^[44]《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的主人公赛查·皮罗托是“商业诚实”的代表，作为一个从个体商贩到小店主甚至批发商的商人，在商业银行、股份公司、证券投机的环境下，在奸诈的金融资本家和投机商面前跌进万丈深渊，反映了复辟时期大鱼吞小鱼的经济现实。盘居商业界的都是一张张冰冷狡猾、无耻的面孔，一个个贪婪卑鄙、被金钱腐蚀得失去人性的丧心病狂的畸形病患者，一个个利用政治动荡之机、乘他人之危大捞一笔的恶棍。

巴尔扎克在巴黎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曾在律师和公证人事务所见习了几年。他在小说中将法律事务所称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在《夏倍上校》里，巴尔扎克以精雕细琢的笔触，不厌其烦地描绘了从品级最低的“跳沟的”至最高位但仍为奴隶的第一帮办的一组小丑群像。这里面宛如一个缩小了的社会，虽然都为办事的奴才，但已微妙地存在了等级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对人的占有：“跳沟的”是“首席帮办当差的”；这种占有之中，并且也充满了官僚的冗长：“第三帮办”“正在拟底稿”，“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两个新来的外省人写着副本”。在“这个尘埃遍地，光线不足的事务所”，群丑乱舞，法律已成为儿戏的儿戏，那一份为专案誊写、起草的文件，竟因为“事务所对这案子的公费是讲的包办制”，无油水可捞，便即刻换个

案件套用，文件变成八股文，法律的公正性不过是套来套去的游戏。“法律有如蜘蛛网，大苍蝇穿过了，而小苍蝇却被拒绝了。”^[45]“没有为百万富翁而设的断头台，也没有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46]巴尔扎克把“银行界的路易十四”纽沁根骂成“猥狗”，指出百万富翁的钱是由法兰西银行代为保管的，

“我们这里，这毛病来自政治法律。宪章宣布了金钱统治，发财与否成了这个不信宗教的时代的最高信条。虽然高层社会金银财宝令人眼花缭乱，又有不少华而不实、似是而非的大道理，但这高层社会的腐败比社会底层的成败更丑恶。其中的某些具体情节便成了我们这一‘场景’的笑料。”^[47]

政治、法律的堕落，带来文化的堕落。报痞文人都不过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幻灭》中，撕开报界这座圣殿的帷幕，让人们看到这是个拿灵魂作交易的铺子，看到了报纸和出版商相互的勾结。巴尔扎克把报界，“这个现代的百眼巨人”^[48]，老实不客气地称作“地狱”、“贩卖思想的妓院”、“储存毒素的库房”、“吞噬整个国家的癌症”。他一桩一件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惹得新闻界的首脑和文艺界的“执政”们暴跳如雷。在拿破仑帝国之后，文学批评越来越与政治新闻联系密切。所有的报纸都设有读书专栏，古典主义作家与浪漫主义作家的激烈论战又与极端保王派作家和自由派作家的斗争混在一起。现代批评的软弱还在于它的惟利是图。巴尔扎克曾在《巴黎报业专论》中这样说：“今天的批评只服务于一件事情——使批评家得以生活。”他在《萨瓦吕》中嘲笑“那些沽名钓誉、而从未获得什么名誉的批评家”，^[49]并在《交际花盛衰记》中把无创造性的批评家比作不能去爱的妓女。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的大痼疾，正是报界这股邪恶的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初到巴黎，他也曾下定决心用功。但是在巴黎，谁都不看重艺术和荣誉，连文坛、出版界也只谈生意经。过去他看得多么神圣的诗歌，在出版商眼里只是一宗赚钱或赔本的买卖。吕西安在外省时，只恨那些心胸狭窄的贵族不懂诗歌，以为巴黎的一切都对天才笑脸相迎。到了巴黎才知道，书商惟恐出版新作家的作品使他们亏本；文坛生怕多一个同行来参加竞争。他眼见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写出的即兴文章，比苦熬几年写成的大作品容易挣钱；寻欢作乐的生活比阁楼上的清苦日子不知快活多少倍；加上新闻记者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势，分明能使誉满全国的作家向他们低头，叫圣日尔曼区的贵族向他们让步。“反正在巴黎对什么都不能抱幻想，样样要抽税，样样好卖钱，样样能制造，连名气在内。”^[50]文学家就像是娼妓，为了几个小钱，便出卖自己的笔，出卖自己的良心。

吕西安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

“巴黎是一个泥坑，是一个垃圾坑。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51]在《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看来，巴黎像一片烂泥的海洋，人只要踏进一只脚，便立刻沉没到脖子了。巴尔扎克描绘的巴黎是一个“沼泽世界”，是各种情欲弥漫的梦幻城市，其中的人物浑浑噩噩地被一张永远摆脱不了的无形的金钱之网笼罩着。由此可见，在城市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上，巴尔扎克不同于同时代的雨果。这里呈现的“巴黎”，与其说是一个带有具体文化记忆的城市，不如说只是一个现代的“异化”都市的具体形态。穿行于城市中的，是为欲望与金钱所驱逐的、没有文化记忆和文化归属的城市男女。而雨果关注的是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命运，关注城市的阴暗角落，反映巴黎的乞丐、小偷、妓女、私生子、无赖汉等社会问题。他为我们构建的巴黎既是贫苦人生活的“悲惨世界”，同时是一座“理想之城”、“文化之城”。就像他笔下的巴黎圣母院，浓缩了巴黎的文化记忆，成了一部由石头谱写的交响诗。

第三章 城市叙事

从前面两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在小说中虽然痛恨人的物化现象，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情不自禁地流露着对于物质世界的偏爱和欲望。他对于地狱般的城市罪恶的揭露始终没有压抑他对于天堂般城市繁华的热爱。在为城市欲望所累之时，他思考着城市的本质。在对城市的叙事中，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视野里关注城市及城市里的生活。

第一节 外省人眼中的巴黎

一个作家的城市意识会与其生活经历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一个生于城市的作家对城市的特点往往视而不见，而真正能在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中看待城市，把城市当作城市来写的倒是些城市中的外来者。^[52]巴尔扎克经历和感受了法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由乡村到城市、由外省到巴黎的大移民时代。巴尔扎克的祖先是农民，靠了父亲的经营，才摆脱了农民的身份，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员，不过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他十六岁时才随父母从外省的图尔城搬到巴黎。搬到了当时巴黎中小资产阶级聚居的地区——沼泽区，开始了他在这个城市悲剧性的一生。巴尔扎克虽然成为了一个城市人，但他却是城市生活的失败者，是城市的边缘人，他对城市生活具有一种审美的距离感。作为一个力图融入巴黎社会的有着野心的外省的青年作家，为了描绘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城市，用外省青年人的视角更能恰如其分地传达作者本人对巴黎的体验和认识。

19世纪的法国，外省与巴黎是一组对立的存在现象。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18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巴黎作为国家首都、基督教中心和学术艺术中心，其无与伦比的文化积淀为现代的学者、文学艺术家提供了无穷的思想资源。而外省虽然也同时经历了工业文明和城市现代化，但物质文明的发展显然大大超前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对于外省人来说，巴黎是一个异己的存在，但同时又是代表他们的理想与向往的地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巴黎为圆心向外省扩散；巴黎的财富、权力，对外省青年必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到巴黎那个“十里洋场”去一试身手，如此便形成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竞争角逐的局面。竞争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这就必然挑起无穷无尽极其残酷的斗争。巴尔扎克敏感地发现了这个社会现象，他在小说中描绘了外省人在巴黎的生活，展现传统世界

在现代世界的尴尬和困惑。这千千万万从外省来到巴黎的移民一族，他们在巴黎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以及相伴而生的精神裂变，是在外省与巴黎相互对比的精神冲突下开展的，每次内心争斗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了上风，巴黎战胜了外省。因而，用“外省人”的眼光来透视巴黎，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相对于巴黎本土人对巴黎的认知，无疑更加鲜明、形象，更具情感的冲击力。

一、巴黎：“塞壬女妖”的城市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炮火将壁垒分明的等级社会打开了一道缺口。在那革命与复辟的艰难日子里，贵族阶级的复辟并不能维持他们的原有地位，资产阶级的地位也尚未牢不可破。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凭借个人才智到巴黎寻求发迹的机会，已成为法国外省青年的普遍幻想。所以巴尔扎克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19世纪的致命伤。”这种幻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封建时代，每个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划定了的，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以后，才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这儿，巴黎显然是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法则的表征出现的。

在巴尔扎克笔下，19世纪的巴黎好比古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妖”^[53]，不断地吸引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在外省人看来，“巴黎是天堂的前厅。”^[54]他们争先恐后地想登上巴黎这艘豪华的航船。深渊总是具有诱惑人的力量。巴尔扎克分析这股人流主要有三个来源：富有的商人、有才华的人和贵族。他们各有各的武器：资产者依仗金钱，贵族依仗门第，既无门第又无资财的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了。把外省和巴黎联结起来的是这样三种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贵族的虚荣心、暴发户商人的虚荣心及诗人的虚荣心。才智、金钱和门第都倾其全力去寻找与它们相适应的领域。

《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是当时纷纷从外省涌入巴黎寻出路的无数青年中的一个，而且是他们当中取得成功的少数幸运者的代表。拉斯蒂涅虽然最终爬了上去，但同样是悲剧。他出身于一个败落的贵族家庭，家里省吃俭用，每年拿出1200法郎供他到巴黎读书。怀着“毕业后做一名清正廉洁的法官”的理想，拉斯蒂涅住进了伏盖公寓。但是在巴黎，他看到了爱丽舍田园大道辐辏成行的马车，大戏院里那些珠光宝气、妖艳十足的女人，看到巴黎到处都有的漂亮别墅，小说中写道，他刚会欣赏，就已经眼红了。经过这些不知不觉地学习，拉斯蒂涅童年时的幻想、外省人的观念，完全消灭了。正像伏脱冷所形容的那样，“嘴里吃着伏盖妈妈的起码饭菜，心理爱着圣日尔曼区的山珍海味，睡的是破床，想的是高楼大厦”。^[55]他迫不及待

地想钻进上流社会过那种生活。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给他上的第一课便是“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后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高峰。”^[56]如果说他对鲍赛昂子爵夫人为他上的这人生第一课的真实程度还感到将信将疑，伏脱冷对他的说教与诱惑则开始使他怦然心动了。然而要他付出实际的行动时，他还不能下定决心。在亲眼目睹了鲍赛昂子爵夫人被弃，伏脱冷被告密遭逮捕，高老头为女儿耗尽最后一枚金币后，被女儿们一脚踢开，孤独地死去，他怀着仁慈与温情掩埋了高老头尸体的同时，也埋葬了自己最后一点良心。

“拉斯蒂涅到巴黎后不久便学会了对整个社会抱着鄙夷的态度。1820年以后，他和纽沁根一样，认为诚实不过是虚假的外表，人世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污秽与欺骗的结合。他承认有例外，但他厌恶整体；他不相信有道德，只相信有在一定情势中讲道德的人。这种信念是他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山坡上那一时刻的产物。”^[57]

从此，他开始不择手段地向上爬，最后荣升为贵族的一名议员。作为一个来自外省的有理想的青年，进入巴黎这个大染缸后，拉斯蒂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一步步“成长”起来，最终彻底地抛弃了礼义廉耻，投身到巴黎这个争权夺利的社会中。表面上看，拉斯蒂涅成功了，但他是以出卖人格和良心为代价的，骨子里是更为惨痛的失败。

社会导致了青年们的不择手段，而他们最初在本质上是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壮志的。当时的社会，一方面把年轻人的野心之火煽得旺旺的，另一方面又用无情的封建等级之刀斩断下层人物向上流社会攀爬的云梯。波旁王朝复辟，封建等级制度重新堵塞了中小资产阶级青年飞黄腾达的奋进之路，可怕的门第血统之墙又重新横在他们要出人头地的梦想面前。《外省大人物在巴黎》中的吕西安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母亲虽是贵族后裔，但已破落得一贫如洗。正是怀着改变命运的渴望，他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便匆匆跟随德·巴日东太太来到巴黎。在吕西安看来，在这个与昂古莱姆毫不相同的天地里，首先引起注意的是规模宏大：铺子的华丽，房屋的高度，车马的拥挤，随处可见的极度奢华与极度贫穷的对比。他对他所接触的这些巴黎风气感到震惊、昏眩，既而失魂落魄。比起外省的生活来，这里的生活大不一样，巴黎人的衣着更考究，趣味更高雅，他们的思路比外省人敏捷得多。吕西安以往视为“昂古莱姆女皇”的德·巴日东太太，现在也不过是一个极平常的女人，而且土气十足。“吕西安发现自己和眼前的世界隔着一条鸿沟，不知怎么跳过去，心里只想变得和苗条文雅的巴黎青年一样”。他在那里目睹的一切都使他沮丧。吕西安来到巴黎，见识了繁华地段的高等社会，一下子跌进了拉丁区的五层阁楼，最深

刻的感受就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样样要抽税，样样好卖钱”，“天哪！无论如何要有钱，这个社会只有见了黄金才下跪”。^[58]“您想想，一个富有才智的人，一旦认识了精神上的巴黎，他还能在别处生活吗？”^[59]于是，在记者卢斯托的引导下，吕西安逐渐背弃了坚韧正直的“小团体”，背弃了严肃的文学道路，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报痞文氓，急切地投入到五光十色的巴黎生活中。一再地堕落曾使他产生过羞耻之心，无奈“女人的眼光盯着他，白白胖胖的肉引诱着他，袒露的胸部看得他眼花缭乱。”^[60]我们知道，年轻人生活的规律来自道德情感多于来自理性，就是说，年轻人容易受惑于外界，而很难自控。年仅二十出头的吕西安在伏脱冷的进一步腐蚀下，彻底地抵抗与摒弃那种诱惑几乎是不可能的。腐臭的土壤培植了他的野心，也使他的野心获得了无止境的恶性膨胀，直至最终被巴黎生活所同化，彻底丢弃了外省人的纯洁和正直。在认识巴黎的同时，又被巴黎恶浊的旋涡所吞噬。

巴尔扎克生活的时代，门第是打开阔阅世家的证书，吕西安就因无贵族门第而被拒于巴黎的上流社会，然而，在资本主义的进逼下，封建贵族的这个观念正在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金钱。在亮晃晃的金钱面前，门第开始显得苍白。

《古物陈列室》中埃斯格里尼翁是北欧民族最光荣的姓氏之一，在外省贵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年轻的维克蒂尼安是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唯一继承人。带着光复贵族名誉的野心被他的父亲派往了巴黎。到了巴黎以后，这个极端保皇派的维克蒂尼安“把他的贵族的血统看作是可以使他居在人上的阶梯”，在他身上，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享受的狂欲”在发展着，这一性格，在他来到巴黎这个适宜的土壤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青年伯爵先结交了拉斯蒂涅和纽沁根银行家等一伙人，后来又成了贵族沙龙里的著名人物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情夫。在巴黎，金钱是享受社交界奢侈淫糜的生活的坚强后盾。为了持续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维克蒂尼安在与外省工业资本家克鲁瓦谢有来往的一家银行里先后透支了二十多万法郎巨款，在偿不清债务就要被监禁五年的威胁下，青年伯爵决定同公爵夫人一起逃走。于是，他伪造票据，用克鲁瓦谢的名义，向银行提了三十万法郎，企图和公爵夫人逃往意大利去“过一个幸福而隐藏的生活”。殊不知，在巴黎，爱情也是按金钱来记时的，她是一个绚烂多彩的肥皂泡，经不起现实的敲打。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最终抛弃了维克蒂尼安。正如她所说：

“你们这儿的人都疯了吗？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而你们想停留在十五世纪吗？亲爱的孩子们，贵族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贵族阶级的一点残余。拿破仑的民法已经消灭了贵族的称号，正如大炮摧毁了封建社会一样。只要你们

有钱，你们就比贵族更贵族。……”^[61]

维克蒂尼安最终于向克鲁瓦谢投降。这个“古物陈列室”的年轻主人，这个渴望回到路易十六时代的老侯爵的继承人，终于在一场阶级对抗的恶斗中败下阵来，落到了金钱的陷阱中。维克蒂尼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巴黎的现状：资产阶级战胜了贵族阶级，取得了社会的统治地位。

巴尔扎克以一个“怀揣着梦想”、带着征服城市的野心来到首都巴黎的外省青年的经历为线索，叙述人与城市的角逐。他们对巴黎的认识，除了亲眼所见的一桩桩具体的事例之外，巴黎人给他们上的一堂又一堂的人生课程，更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这个城市对他们而言，既是一个带来成功和满足欲望的冒险空间，同时也是如同机器巨人一样冰冷、如同磨盘一样碾碎他们的梦想的异化空间。在这里，一切美好的幻想就跟已经消逝的帝国那样，正在灰飞烟灭，新的一个“所多玛”^[62]带着它凌驾一切的力量、它的贫困、罪恶和使人眼花缭乱的例外现象，呈现着多变的、涂抹的、卑俗而可怕的面貌：

“在炫红的光亮下，无数扬眉怒目、狰狞可怖的人形被强烈地烘托出来，比真的面貌还要神气，有活力，有生气；在这人群里蠕动着一片肮脏的人形甲虫，爬行的土灰虫，丑恶的蜈蚣，有毒的蜘蛛，它们生长在腐败的物质里，到处爬、钻、咬、啃。在这些东西上面，则是一片光怪陆离的幻景，由金钱、科学、艺术、光荣和权力所缔造成功的梦境，一场广阔无垠、惊心动魄的噩梦。”^[63]

巴尔扎克的哲理深度在于：他不仅意识到时代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时看到了社会还包含着那么多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统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残，多少理想归于幻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与阻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社会环境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冲突。既然冲突主要是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展开，对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绘，必然与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揭露交织在一起。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让整个社会在他周围活动着，呼吸着，影响着他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人物在生活的波涛中沉浮，距离自己最初的目标愈来愈远，终于被卷入危险的深渊。巴尔扎克谈到巴黎时，称之为：“敷陈在塞纳河两岸的毒气熏蒸的大疽痛”。^[64]进入巴黎的人，谁能不被这毒气熏蒸呢？

二、价值的消解与整合：以《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为例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的出现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

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65]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意味着对原先乡村田园生活的深刻颠覆。由于自由竞争的加剧，那些“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般的关系破坏了，^[66]城市中形成新的人际关系、新的道德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按照詹姆逊的观点，资本主义物化的力量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消解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古老的神话世界经验，使语言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是按照神话的方式来思考的，主体和客体不分，语言和现实之间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纱幕。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的观念和经历，那就是，一个外在的、真实的世界，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可以衡量的世界，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人类规划和神话同化的世界”。^[67]

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法国经济文化的繁荣，首都巴黎集中体现了工业化的结果。在巴尔扎克看来，巴黎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完备形式，外省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相对于外省的一些工商业城市，巴黎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气息：动荡、矛盾因素更加多样化、各种利益的冲突和碰撞加剧、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思想活跃、冒险的可能性和欲望都变得更加强烈、以购买实现快乐或一个理想的商品化的享乐主义意识弥漫在上空，传统的生活方式既面临严重考验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变革的机遇，金钱随时改变着从上流社会到一般平民的生活现实和个人地位，无产者在沦为赤贫的同时却因同样的原因获得了自由……所有这些社会、心理的表现与现象，是传统型城市的居民无从体会的。^[68]巴尔扎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用小说的形式集中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差异，表明了城市对乡村的吞噬、现代价值对传统价值的消解。

小说《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以一个外省人加佐纳勒的眼睛来观察巴黎。加佐纳勒是东比利牛斯省一个小制造业城市里的一个制造商，与他所在的东比利牛斯省的省长有一场法律争执。这场争执涉及河道、水位高度，和一个需要拆除的拦河坝，行政当局也插手其中并得到沿岸居民的支持，这就威胁到了加佐纳勒工厂本身的生存。加佐纳勒认为这场官司已经核定。因为负责起草报告书的审查官的秘书曾向他透露，报告书将与他的意见相反，他的律师也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东比利牛斯省的

省长因有关方面发生法律权限争执而将这个诉讼案件由通常的司法管辖区转给了参议院。因此，加佐纳勒是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有理来到巴黎的。巴尔扎克运用蒙太奇的手法，让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依次亮相，上至大臣、议员，下至旧货商、女巫、修脚师傅，全都登台表演了一段赋有独特个性的小品，充分展现了巴黎的风貌。

当加佐纳勒进入城市，一切事物对他来说都是“封闭”的。这也是一切还没有完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走出来的外省人暂时难以接受的。

首先，外省人初到巴黎，有点水土不服。天气方面，巴黎太寒冷多雨，加佐纳勒把它称作“风湿病制造厂”，这远比小说家的故事和德国戏剧的场面更为吓人，它带有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真实性。空气沉重到令人眩晕，昏暗则使人的神经终于烦躁不安起来；饮食住行也不习惯，四斤重的面包太长，房屋太高，公共马车太昂贵。加佐纳勒在他所在的城市是国民自卫军少校，在他本省又是最能干的制造商之一，在巴黎却变得那么微不足道。巴黎生活和零星开支昂贵得让他心惊胆战，以致他躲在自己的蹩脚旅馆里大气儿也不敢出了。

其次，除了物理空间的这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外，人为的社会气氛更让人窒息。加佐纳勒觉得路人之间彼此太冷漠，无数扇大门，无数扇窗户，他带着受到奚落的负罪感而与之交谈的数不清的人们，甚至还有摆着不那么好的盆盆罐罐的商店铺户——这一切都不向他敞开。莫泊桑曾写过一篇中篇小说，讲了一个低级公务员蒙羞的故事，他处身于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并将一个高尚的住所错当成了妓院。在初来乍到者的眼中，一切对他封闭的事物就构成了一座大妓院，组成了一个神秘的所在，那是被禁止而富有诱惑力的。库利的社会学把社会区分为主导阶层和次级阶层，两个阶层中的人都依赖于或隐或显的对立的社会关系：当一个人被突然抛入另一个阶层的时候，他将会体验到这种区分，而且是痛苦地体验到这种区分。^[69]也许加佐纳勒就是这样一个巴黎的农民，“巴黎使他茫然了。外省人进入巴黎，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和居住、生活方式，等等，都打破了他们原来的空间环境观，瓦解了他们的空间感，一种强烈的对于空间的焦虑和非家园的陌生感，使他们只想到躲藏、逃离或谴责，“我早就对这个婊子城市存有戒心，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便看不起她了。可怜的外省再渺小总还是个诚实的姑娘，而巴黎是个娼妓，贪得无厌、谎话连篇，象个演喜剧的戏子。”^[70]

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71]一样，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搁了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又浩浩荡荡的继续前进。加佐纳勒身上所承袭的外省的、半宗法制的生活意识，被巴黎这个“塞壬女妖”慢慢地侵蚀了。与此同时，

即将跨过资本主义门槛的资产阶级生产力，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表哥莱翁德洛的引导下，一步步地了解了一扇扇紧闭着的门背后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这好比喝了杯助消化的餐后酒。“巴黎是个应当学会演奏的乐器。在巴黎，无论好事坏事，正当不正当，什么都能办到。这里什么都能办成，什么都能办坏，什么都能重来。”^[72]最后，加佐纳勒在已经很好地了解了巴黎是什么之后，这个外省人因那被激怒的无知而着迷于他所认为是丑闻的一切事情。对这个光怪陆离的巴黎大惑不解时，却又不知不觉地卷入她的涡流，堕入她的深渊。“而加佐纳勒则百依百顺地服从这个女妖。在圣体瞻礼时，由圣约翰·巴蒂斯牵去作为牺牲的羔羊也从未如此百依百顺过。”^[73]加佐纳勒的官司最后是打赢了，然而他也倾家荡产了。“在巴黎，几乎没有任何人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债台高筑的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的。”^[74]巴尔扎克用外省人的眼光所构筑的巴黎是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以至于当你置身其间，就会感觉被旋入了一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并始终猜不透其中的玄机和妙趣。加佐纳勒的最终堕落表明了传统对现代性的认同，巴黎对外省的侵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慢慢地渗透进了外省。“巴黎是一条巨大的章鱼，伸出千千万万魔爪把远远近近的一切东西抓到它的掌心——它是腐蚀法国的巨大的癌块。”^[75]

通过加佐纳勒的视角，巴尔扎克粗略地展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巴黎的生活法则和竞争法则，揭露了巴黎生活的肮脏与腐朽。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在摆脱了自身偶像与权威的依附后又归顺于物的依附；人在挣脱被“神化”的困境之后又陷入了“物化”的新困境。美国文化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博士认为：“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了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以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76]在巴尔扎克笔下，人的命运由“欲”的方向选择决定而泾渭分明。选择金钱——权利之欲则进入竞争社会，跨进资本主义生活范式；选择道德伦理则进入已覆没而成虚幻的伦理社会，死守旧生活范式。因此，对欲望的大胆、无所顾忌的展示可能是一种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但汪洋恣肆的欲望之流本身必定包含着某种价值评判，甚至它的姿态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倾向。

巴尔扎克之前，人们习惯通过历史来判断现实秩序。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经验论方向将神从历史中赶出来而坚信理性的进步，维护既成的文明结构，只同意添砖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以卢梭为代表的先验论方向则怀疑已然状态的第一层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就意味着这些盲目因素的历史化、扩大化过程，因而要求从文明的根部而不是从文明的现状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将文明解构后再来重建。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秉承卢梭的思路，对社会进行了“道德理想”设计并

付诸实践，而酿成了道德灾变。拿破仑则利用王权与宗教引导社会与臣民。^[77]因而，19世纪初期的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他们对城市中的各种丑恶、暴政和压迫进行猛烈攻击的时候，带有强烈的要到基督教中寻找解脱的思想情怀。

巴尔扎克在《现代史拾遗》中揭示：当代社会的“正面”是一片自私、贪婪、腐化堕落、充满罪恶与不幸的景象。小说认为德·拉尚特里夫人的遭遇就是一部现代史。在这场历时四十年，推翻了王权和宗教，驱散了法国的精英的飓风中，德·拉尚特里夫人的心灵受到过重创，家庭利益受到了很大地危害，财产也受到过损失。本能，生存本能，尤其是情欲，无情地折磨人，粗俗地奴役人，使人成为它的奴隶。这一切都导致她的丈夫与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与欺骗她，最后落得穷困潦倒或以死亡作为代价的地步。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前，社会现实是如此的丑恶，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遭到破灭。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在摆脱了自身偶像与权威的依附后又归顺于物的依附；人在挣脱被“神化”的困境之后又陷入了“物化”的新困境。在巴尔扎克看来，“惟有宗教方能驯服精神的反叛、野心勃勃的盘算和各种性质的贪欲。”^[78]惟有推行恕道，提倡基督教的三德（信、望、爱），才能使人们摆脱罪恶的欲念，减少他们的苦难。因而，巴尔扎克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现代史的“背面”。这是一个由少数真诚的基督徒组成的秘密宗教组织——以德·拉尚特里夫人为首的“济困扶危教友会”。德·拉尚特里夫人最终原谅了致使她女儿走上断头台的刽子手——前任王家法官贝尔纳先生，还无私地帮助贝尔纳全家度过了难关。雨果也坚信人性中的美和善能拯救巴黎目前的丑恶。他在《悲惨世界》中塑造了一个人类的救赎者——米里哀主教。这个人物内心充满对弱者的怜悯和仁慈，全身心地为他人的幸福而生活着。主人公冉阿·让在他的感化下，走上了为他人谋福利的生活道路。人类一旦失去了乐园，必然会引发无数人的寻找。整个基督教的《圣经》就是一部寻找家园的故事。无论雨果，还是巴尔扎克，他们都是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出发，企图用道德感化的说教来消除社会固有的弊病。

然而对于使人的价值从封建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巴尔扎克基本上是持赞同的态度的。他深深了解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像他这样的自由职业作家在巴黎就很难生存。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巴尔扎克又发现人们的道德素质并没有与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同步前进，人们在占有物的同时又失落了自我，导致了一个悖谬的结果，正因为此，他批判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现代性的负面因素。作为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巴尔扎克，认识到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七月王朝压制了其他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商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并且认识到金融资产阶级是是他们经济生命的克星。因而他向贵族靠拢，加入了维护和巩固王权统治的

行列。巴尔扎克虽然成为了一个保皇党，然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正式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79]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巴尔扎克描写了这样一个“极端共和党人”，他追求这样一个社会，那时“公民一律平等，一切食品价格低廉，……法国再也没有一无所有的人，百万富翁，吸血鬼和受害者！”“人们将为国家而生产，人人都将成为法国的使用收益权者……每人都有一份配给，象在军舰上一样，人们都各尽所能地工作。”^[80]这幅图景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通过展示某种不无乌托邦色彩的对世界的终极性解释，为一切情欲的根源——欲望，摆脱现实中的难以解脱的窘境提供了一整套象征性解决方案。这种象征性行为在叙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功能，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看来，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就其本身而言不可逾越的真正的社会矛盾便在审美领域中找到了纯粹形式上的解决办法”。^[81]

第二节 写实主义的视角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过渡，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贵族进行了激烈的反复搏斗。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剧变，使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头脑中的物质利益观念不断加强，他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现实和思考人的命运，从更现实的角度去寻找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方法。于是务实、追求客观冷静地分析和解剖现实的社会心理和风气随之形成。反映在创作上，就是摒弃浪漫主义的主观想象和抒情，通过对社会作如实细致的描绘，揭露社会的黑暗，展示在“物”的挤压下人的各种心态，并倡导社会改良。

在法国，像许多文化思潮的名称一样，现实主义这个词用以标定一种文艺思想和创作原则，是在现实主义思潮兴起较长时间之后，而且含有嘲讽之意，是个贬义词。如果把现实主义解释为写实，即如实地表现生活（西文中，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是一个词），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文化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例如中世纪的市民戏剧、市民故事，16到18世纪的一些小说，华托、大卫的绘画，都含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化中并非新生事物。但是，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后的现实主义，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更强调对现实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更强调真实、准确、细致地反映社会风俗。

1789年革命后法国社会的现实使知识阶层普遍产生幻灭感，虽然这种幻灭感多

表现为对自身命运的自怨自怜，其中却也不乏对现存社会秩序合理性的质疑。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人民又一次被利用，被出卖，大资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之后，变本加厉地掠夺社会财富。知识阶层的幻灭感较之七月革命前有增无减，不同的是，历次的幻灭开始教会更多的艺术家去检查社会的弊病。^[82]七月革命以后，巴尔扎克开始把目光投向风俗，从描绘风俗入手，反映当代生活。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中曾提出，小说家的任务是要描写被历史家所遗忘的风俗史，像一个书记一样，提出“恶行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刻画性格，塑造典型。巴尔扎克对来势汹汹的物化现实的反应，多半表现为由金钱那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唤起的震惊、着迷或罪恶感，对精力旺盛、物欲奇强、贪婪攫取的资本主义人格的深刻印象与特别关注，对无所不可置于“交易”之下的社会状态的忧愤和嘲讽，对贫富两极的分化和巨大反差的不安，对在物的诱惑下社会颓坏、人性沦丧的道德现实的抨击等等。

“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83]巴黎，是当时作家的宠儿。无论是浪漫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都在他们的笔下描绘过它。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从城市的上面俯瞰巴黎，把城市当作一种固定的符号，在这种眼光下城市是一种渺小的而且畸形的人造物，被包围在大自然和谐而美妙的造化之中。“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不是《巴黎圣母院》的那座古老的城市，不是那个带着显著的社会对比、熙来攘往的街道生活以及迷信的、恪守教规的、景色如画的中世纪都城；它更不是维克多·雨果的理想的巴黎——那个不可能有的给人以知识和启蒙的新耶路撒冷；它是货真价实的现代城市。”^[84]这是“新式人物、鼓动者、经营交易所、铁路和不动产的新暴发户的黄金时代”。^[85]再现了巴黎城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疾风暴雨，拿破仑帝国的盛况，复辟时代贵族的愚钝和顽固，金融资本势力的崛起，资产阶级的上台，七月革命对社会各阶级的强烈震动。巴尔扎克是从街道水平面上观察巴黎，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城关之间贫穷寒酸的小街陋巷，到圣·日尔曼区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再到圣奥若雷等街区的资产阶级新贵的豪华府邸都进行了冷静、客观的观察，这里有巴黎贵妇人陈设精美的沙龙、大银行家奢华的府第、拉丁区充满酸腐气味的公寓、嘈杂的剧场、乌烟瘴气的赌馆、巴黎形形色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古董店、阴暗悲惨的工人区、贫民的寒冷的阁楼、廉价的小饭店、塞纳河畔的书店、凌乱无章的报社、集中了各种利害冲突的律师事务所、资产者像修道院一样的住宅、陈旧简陋的印刷厂、官吏的办公室以至社会各阶层人物不同的房屋建筑、居住条件、室内陈设、家具什物等等。巴尔扎克对现代巴黎人的财产系属、梳妆打扮、缝纫账单、分家诉

讼以及不同阶层居民的健康状况、谋生手段、需要和愿望等都了如指掌。“出了巴黎是不是还有人懂得这件作品，确是疑问。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马特和蒙鲁日高地之间的人能够领会。”“殊不知这惨剧既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素。”^[86]因此，巴尔扎克对巴黎的观察显然取的是写实主义的叙事视角。在他以巴黎为场景的小说中，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从沙龙、包厢、舞会到咖啡馆、公寓、阁楼、以及一些偏僻的街道角落，都给予了全方位的观照，他用浓彩重墨加以渲染的是贵族沙龙的穷奢极侈和普通市民的穷愁潦倒。这是对 19 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动荡岁月的如实记录，对进行中的资本主义的讴歌赞美，同时还有对贵族阶级衰败没落境地而生发出来的同情与伤感。这一切编织成了崭新的城市叙事，重新书写了革命前后巴黎的社会历史。

巴尔扎克是出色的城市作家，巴黎是他小说中主要的背景。巴尔扎克与其被人们称为小说家，更愿意人们称他为画家，一个人类社会的画师。巴尔扎克希望并相信自己是“一个人类的画师”。^[87]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 19 世纪前半期巴黎城的风云变幻，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作为描绘社会的画家，他独特的才能不仅在于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尤其在于描写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将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对现实的精细体察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艺术开掘，在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描绘中融进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意识。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克斯说过，乔治·桑喜欢描写像植物一样的人类的枝叶、躯干，它们在热烈的阳光下美丽动人，而对于泥土下的黑暗，她则漠不关心了；而巴尔扎克，他和他的乔治兄弟所关心的正相反，他描写的是人类的根，是这种高级生物华丽外表下的私欲，是在性欲、权欲与物欲困扰下的罪恶与挣扎。^[88]巴尔扎克曾经谈到：“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某种专横意志手中的驯服工具，他冥冥中服从一个主子。”^[89]对巴尔扎克来说，这个“主子”就是生活本身。他按照生活的逻辑写作。因此，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到他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的深度和宽度；可以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真实，说不出的亲切。巴黎就是这样的一幅壁画：形象、色彩、阴影、光线、半浓半淡的色调都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巴尔扎克在《幻灭》中借伏脱冷之口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的骗人的历史；另外一种是秘史，是唯一真实的历史。”巴尔扎克认为文学就是这样一种秘史。为了完整地再现巴黎的历史，当现实以“丑”的形式存在时，巴尔扎克并没有美化现实。因而，有人说巴尔扎克是描绘“恶”的天才，他尽情地展示了金钱下的罪恶

和人性在情欲下的异化，揭示了这个社会的物化本质。在巴黎生活中，金钱、野心、权利等情欲成为巴黎人激情的聚焦点。巴尔扎克将金钱作为一种叙事母题、动机和主题引入小说，充分利用它解剖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浪漫主义小说叙事风格是一突破，对随后而至的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重要的开始。^[90]

按照巴尔扎克的观点，社会生活就是由无数看似琐屑的“细节”组成的，就像许多部件构成一个整体，只有真实地再现每个细节，准确地将每个细节粘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有可能全面而忠实地反映出社会的本来面目。他抽丝拨茧地描写巴黎的街道、房屋、家具、衣着和装饰，通过日常发生的爱情、婚姻、平凡的你来我往、琐细的利害关系等等最普遍的家庭生活和惯见的社会生活事件来描绘巴黎生活。在平凡、精微的生活之中，展现给读者的不只是巴黎的地方背景，更主要的是19世纪前期巴黎的政治上或明或暗的波动，金融与政治的勾结，官场的腐败，风气的淫靡，穷艺术家的奋斗，文艺思潮的转变的时代背景。《高老头》开头用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伏盖公寓，从外形写到内部陈设，从院场写到室内，从底楼写到顶楼。在他看来，每一个小节都与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一条街、一间饭厅或一套家具；一个人，他的穿着和外貌，仅仅是家具的安排、内部陈设的处置和有关细致的描写，竟然就道出了居住者的性格，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利益，一言以蔽之，他们全部的生活，充满了巴黎穷苦人的气息。“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望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特有的气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91]

巴尔扎克曾在他的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几乎从不急于表白什么正义感，他只是很精确地写好笔下每一个人物，让他们用自己的性格、行为、道德来为时代充当注脚。”^[92]他的城市体验是通过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表达的。城市里的各行各业的形象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展现，他描写了城市生活中的各行各业的人物生活。作家一面描写人物，一面也要描绘人物活动的环境，给我们描绘法国巴黎的社会风俗，考察19世纪巴黎新旧建筑物的情况，解释在五十年间家具、住宅出现在一个特殊面貌的三种不同的制度。在有关巴黎场景的小说中，它的统一性是城市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人既不是完全善良的，也不是完全邪恶的，由于利益关系而与法律斗争，由于感情关系而同习俗作战。人物形象凝聚了巴尔扎克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主观感受，巴尔扎克把城市生活的种种细节都转化为主体人物的

行动。他们的身上仿佛装有一架永动机，不停地在运行。动力便是在现实社会中妄图永远占有金钱并使之无限增殖的欲念。

学者何云波曾说：“城市的文化意义不只体现在外在的建筑设施，而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反映城市居民的道德、心态、价值观念、文化规范，从而构成其内在的城市精神。”^[93]巴尔扎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过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布封、圣伊莱尔等人动物学说的影响。这使他注意从动物学说的观点去观察人类社会。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成就的影响下，巴尔扎克认为：只限于严格模仿现实，还不算什么，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导出隐藏在无数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94]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未来的大作家德·阿泰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而且他也和德·阿泰兹一样，在巴黎的六层阁楼上受过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在人类知识的宝藏中耐心地挖掘过，在“毒气熏蒸”的巴黎社会中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在巴尔扎克的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不仅仅是小说家，而且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社会学家。波德莱尔在《论泰奥菲尔·戈蒂耶》一文中是这样论及巴尔扎克的：“我多次感到惊讶，伟大光荣的巴尔扎克竟被看作是一位观察者；我一直觉得他最主要的优点是：他是一位洞观者，一位充满激情的洞观者。”^[95]在这种激情的推动下，巴黎的万物都带有强烈的凸起和惊人的怪象，他们的阴影变得更黑，光明变得更亮。在他的“精神的眼睛”的观照之下，世界既是一个被放大了千百倍的世界，又是一个被剥去了种种表象的全然裸露的世界。本来是一个肉眼所能观察到的实在世界，现在变成了一个只有精神之言才能看见的梦幻世界。然而，这梦幻却并非荒唐无稽之物，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世界，而是一种文明所产生的怪物及其全部斗争，野心和疯狂的象征，是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其中的那种创造：人我两忘，浑然不变，超越了现实，却具有更高的真实，即蕴含着历史的透视，又闪烁着现实的光辉。因而，巴尔扎克絮絮叨叨地为我们叙述的巴黎既是现实的巴黎，同时也是一座精神上的巴黎，是对巴黎的哲学解读。正是因为深刻认识了精神上的巴黎，他一生都离不开巴黎，就是重病之下，也要赶回巴黎。可以说，是巴黎成就了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也营造了一座精神上的巴黎城。

巴尔扎克从1819年至1850年在巴黎独立生活了31年，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像他那么富有。作家以城市人的身份感受巴黎，理解巴黎，表现巴黎，展现着城市现代化的困惑。一方面描绘巴黎人的精明、智慧和力量，一方面凸显人们在商品、金钱、欲望、丑恶裹挟下的妥协和挣扎，寻找在文明被撕成碎片时人的价值和操守。

在巴尔扎克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他正像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巴尔扎克既想进入巴黎的富足世界，另一方面跟巴黎的奢华又有着一种浓重的疏离感，因此他对巴黎具有一种复杂而清醒的把握，对其特点的描写具有一种令人惊颤的真实感。

结语

斯宾格勒曾经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96]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史。相较于其它专业领域内的现代城市研究，文学作为联结现实生活与人类精神世界之间最活泼、最敏感的神经线，常常能够先于那些所谓合乎时代精神的理性逻辑判断，更为直接并更繁杂地反映出城市在新的价值取向冲击下的种种精神境遇和价值碰撞。^[97]翻开理查德·李翰《文学中的城市——一种知识文化史》一书，我们会看到整个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城市想象发展变化的描绘史。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与其说传达了真实的城市，毋宁说揭示了人类关于城市，关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关于自己的创造物的种种矛盾和困惑。

巴尔扎克生活的时代正是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时期，也是法国城市迅猛发展与扩张的时代。这一过程对国民的生存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金钱成为人们交往的唯一尺度。伴随着封建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上升所出现的戏剧性场面里，对城市中道德堕落的谴责和对人性的分析，自然成为作家关注的核心。巴尔扎克以其客观冷静的态度，记录和描写了城市的这一历史过程，并对这一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作为一个来自外省的城市职业作家，巴尔扎克深刻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为现代化都市的巴黎对外省的支配与同化。他描绘了城市的外在表象，更深入到城市的精神层面，去探究城市的精神特质。他认为金钱问题是构成城市生活的中心环节，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婚姻、人与人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98]，它决定着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巴尔扎克描绘了巴黎贵族阶级是如何在金钱的进逼下，唱响了一曲无尽的挽歌，巴黎人是如何在对金钱与欲望无止尽的攫取中精神扭曲、家破人亡的。他所构建的巴黎，无论空气，还是一切极细微的事情都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追逐金钱的精神。从经济的角度去反映阶级的关系和城市的变迁，在这一点上，文学家巴尔扎克体现了他的深刻与伟大。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99]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发展时期，各种文化理念、社会观念也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经济因素依然是当今城市生活的主宰，社会、道德和艺术诸多价值都受到了经济主义的挑战，人类城邦日益陷入到司汤达所预感的空虚状态，巴尔扎克笔下塑造的病态人物也依然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生活并不同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但其内在精神却都是人类本能欲望的恶性膨胀。巴尔扎克写人的城市，写城市

中的人，他描写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和人类自身的深层欲望。而且，“独特的天赋，使巴尔扎克的创作忠于现实，又穿透现实；忠于历史，又穿透历史。在无数精确缩写的细节后面，在一张张被情欲扭曲的面孔后面，人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过去了的世界，或许还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世界。”^[100]因此，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巴尔扎克对城市的描绘与思索，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注释

- [1] [德]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第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463
- [2]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38
- [3]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巴尔扎克传(攸然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33
- [4] 皮埃尔·布吕奈尔等. 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40
- [5]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巴尔扎克传(攸然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84
- [6] 王路著. 未完成的雕像——巴尔扎克传.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287
- [7] [丹麦]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李宗杰译, 第5分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218~219
- [8] Edward Shils: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10 转引自陈晓兰. 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9
- [9] [英]汤因比等著. 历史的话语: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61
- [10] 转引自曹卫东. 交往理性与诗性话语.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18
- [11] [英]简·奥尼尔著. 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叶婉华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2004. 179
- [12]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驴皮记(梁均译, 第20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51
- [13] [美]朱妮塔·H·弗洛伊德著. 女性与创作——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作者语(何勇、王海尤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8. 3
- [14]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三十岁的女人(沈志明译, 第4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81
- [15] 苏成全主编. 巴尔扎克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0. 300
- [16]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涛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33
- [17] 苏成全主编. 巴尔扎克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0. 300
- [18] 孙逊主编. 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19

- [19] 何云波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97
- [20] [法]罗杰·法约尔. 批评: 方法与历史(怀宇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191
- [21] [美]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13
- [22]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三十岁的女人(沈志明译, 第4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516
- [23] 转引自王路著. 未完成的雕像——巴尔扎克传.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34
- [2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法兰西的特性: 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206
- [25][26]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 第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12
- [27] “情欲”: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往往被某一种特性所统摄, 在这些人物身上, 始终有一支激流在涌动、奔泻, 宛若肌体的血液; 有一股气息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散发、喷溢, 犹如生命的呼吸。这就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内心指向一致、猛烈地冲动着的情欲, 也是作者用高度概括和典型化手法刻画人物的神来之笔。(参见王锋, 夏盛. 金钱、情欲及其他——论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6. 3) 如邪恶, 利己主义, 野心等。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情欲”是人的基本要素, 强调“情欲”就是整个世界; 没有情欲, 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 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情欲”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 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 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
- [28]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 第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83
- [29] 转引自陈晓兰. 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 以左拉、矛盾为例.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1
- [30]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驴皮记(梁均译, 第20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219
- [31]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 北

- 京：三联书店，1989. 195
- [32]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金眼女郎（袁树仁译，第10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59
- [33] 转引自[美]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08
- [34]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驴皮记（梁均译，第20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03
- [35] 群魔殿，见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
- [36] [德]马克思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8
- [37] [德]海德格尔著. 林中路·艺术作品的起源（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5
- [38] 转引自徐葆耕著. 西方文学十五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69
- [39]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第5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65
- [40]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纽沁根银行（罗芃译，第11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40
- [41]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利贷者（陈占元译，第3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96
- [42]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利贷者（陈占元译，第3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606
- [43] [法]泰奥多·威森格隆德·阿多诺 著. 读巴尔扎克 给格蕾特尔（赵文译）. 见法国哲学网·哲学文库·研究著作
- “看不见的手”：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的一个经济术语，指经济学上的市场调节，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以此作为经济学上的《圣经》，反对政府时常必要的干预。亚当·斯密主要是为了解放遭受奴役和压迫的平民阶级，让道德法律确保平民阶级进入时常公平竞争的自由。建立一个自由、平等、道德和法制的社会，以法制代替封建贵族的统治。
- [44]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纽沁根银行（罗芃译，第11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36
- [45]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纽沁根银行（罗芃译，第11册）. 北京：人民

- 文学出版社, 1987. 420
- [46]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驴皮记(梁均译, 第20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224
- [47]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纽沁根银行(罗芃译, 第11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228
- [48]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现代史拾遗(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315
- [49] [法]罗杰·法约尔. 批评: 方法与历史(怀宇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150
- [50]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幻灭(袁树仁译, 第9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13
- [51]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 第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82
- [52] 张卫中著. “他者”视野中的城市: 作家的经历与城市意识.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4. 7
- [53] 塞壬女妖: 人首鸟身, 她们用迷人的歌声诱惑航海者, 然后将他们吞吃。这个故事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
- [54]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36
- [55]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 第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104
- [56]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 第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80
- [57]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纽沁根银行(罗芃译, 第11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05~406
- [58]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幻灭(袁树仁译, 第9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228
- [59]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55
- [60]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幻灭(袁树仁译, 第9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279
- [61]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古屋陈列室(郑永慧译, 第8册). 北京: 人

- 民文学出版社, 1987. 631
- [62] 《圣经》中《旧约》里的一个罪恶城市。
- [63] 苏成全主编. 巴尔扎克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0. 260
- [64] 苏成全主编. 巴尔扎克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0. 258
- [65] 转引自赵庆海, 任德会著. 谈城乡的空间分离和空间融合. 岱宗学刊, 2006. 3
- [66] 王秋荣编. 巴尔扎克论文学·代序.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
- [67] [美]詹姆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 陈清侨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243
- [68] 李洁非. 城市相框.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32
- [69]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25
- [70]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71
- [71] 印度每年逢神纪念日, 将神像置于车上游行, 善男信女奉之若狂, 甚至攀附神车或置身轮下之举, 以为如此则来世可托生于较高的阶级。
- [72]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9
- [73]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85
- [74]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29
- [75] [丹麦]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李宗杰译, 第5分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218
- [76]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49
- [77] 转引张翔著. 论巴尔扎克的个人主义现实批判.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4
- [78]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现代史拾遗(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18
- [79] [德]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致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第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463
- [80]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何友齐译, 第15册). 北

-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79
- [81]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7
- [82] 罗芘，冯棠，孟华著. 法国文化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45
- [83] 王秋荣编. 巴尔扎克论文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43
- [84] [丹麦]勃兰克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李宗杰译，第5分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18
- [85] [法]皮埃尔·米盖尔. 法国史（蔡鸿滨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91
- [86]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第5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
- [87] [美]朱妮塔·H·弗洛伊德著. 女性与创作——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何勇、王海尤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
- [88] 王路著. 未完成的雕像——巴尔扎克传.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36
- [89] 巴尔扎克论文学·论艺术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
- [90] 李洁非. 城市相框.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33
- [91] 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高老头（傅雷译，第5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
- [92] 李洁非. 城市相框.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198
- [93] 何云波著.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97
- [94] 王秋荣编. 巴尔扎克论文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3
- [95] [法]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1-82
- [96] [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06
- [97] 聂伟. 中国90年代都市小说中的民间世界.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3. 9
- [98] [德]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247
- [99] 张德明著. 批评的视野.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00
- [100] 黄晋凯著. 他属于全人类. 参见《文艺报》，1999年5月18日

参考文献

- [1] 巴尔扎克. 交际花盛衰记 (徐和谨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6
- [2]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全集 (1-24 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3] 巴尔扎克. 高老头.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4] 巴尔扎克. 幻灭.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5] 巴尔扎克. 欧也妮·葛朗台. (傅雷译). 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
- [6] 郑克鲁主编. 巴尔扎克名作欣赏.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 10
- [7] 王艳凤著. 巴尔扎克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 [8] 杨昌龙著. 巴尔扎克创作论: 文坛上的拿破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12
- [9] 苏成全主编. 巴尔扎克研究.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0
- [10] 黄晋凯著. 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9
- [11] 李清安著. 巴尔扎克.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 [12] 李胜凯编. 巴尔扎克传.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 [13] 王路著. 未完成的雕像——巴尔扎克传.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14] 熊玉鹏等编著. 巴尔扎克.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7
- [15]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巴尔扎克传(攸然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 [16]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涛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17] [苏]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著. 巴尔扎克评传(刘伦振、杜嘉葵、李忠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8] [美]朱妮塔·H·弗洛伊德著. 女性与创作——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何勇、王海允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8. 8
- [19] 王秋荣编. 巴尔扎克论文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20] 郭艳, 李柏林. 欲望与激情——巴尔扎克其人其作.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6
- [21] 李祝亚. 悲颂与哀讽巴尔扎克和他笔下的女性. 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3
- [22] 世界文学名著选评 (第三集).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2
- [23] 郑克鲁主编. 外国文学史 (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24] 郑克鲁著. 法国文学论集. 漓江: 漓江出版社, 1982
- [25] 艾珉著. 法国文学理性批判精神.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26] 郑克鲁著. 繁华似锦法国文学小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 [27] 罗芃, 冯棠, 孟华著. 法国文化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28] 郭华榕. 法兰西文化的魅力: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寻踪.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29] 徐葆耕著. 西方文学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
- [30] 孟华主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1] 伍蠡甫.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32] 爱德华·傅克斯. 欧洲风化史 (赵永穆等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33] 皮埃尔·布吕奈尔等. 19 世纪法国文学史 (郑克鲁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34] 钱林森. 法国作家与中国.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 [35] [丹麦]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 5 分册 (李宗杰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36] 程文超等著. 欲望的重新叙述.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37] 刘晓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 [38] 查振科. 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论京派文学.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10
- [39]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致玛·哈克奈斯 (1848 年 4 月初)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0] [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齐世荣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41] [美]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单德兴译, 陆建德校).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 [42]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3] 肖四新.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1
- [44] [美]李欧梵著. 现代性的追求.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45] [法]罗杰·法约尔. 批评: 方法与历史 (怀宇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5
- [46] [英]汤因比等著. 历史的话语: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张文杰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
- [47] 何云波, 彭亚静. 对话: 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 [48] 何云波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49] 李洁非. 城市相框.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50] 李今.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51] 赵园. 北京: 城与人.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52] 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 [53] [美]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4] 葛永海著.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55] 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2
- [56] [美]乔尔·科特金著.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 [57]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58] [美]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59]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 [60] 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茅盾为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 [61] 陈晓兰.左拉小说中的巴黎空间及生态表现.外国文学评论.2003.4
- [62] 陈晓兰.罪恶之城——左拉小说中的巴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 [63] 王宏图.都市叙事中的欲望与意识形态.[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 [64] 聂伟.中国90年代都市小说中的民间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 [65] 张唯嘉.后工业城市“幻想化”的现实——试论罗伯-格里耶的城市小说.外国文学评论,2004.4
- [66] 周小仪,唐小兵.王尔德笔下的伦敦:艺术与社会的空间.外国文学.1995.6
- [67] 蒋述卓等著.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68] 蒋述卓,王斌.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1.1
- [69] 蒋述卓,王斌.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研究.2001.3
- [70] 刘中琐.论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大意义.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 [71] 林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 [72] 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 [73] 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74] 李其荣.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 [75] 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76] [美]路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峻岭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77] 俞可平. 关于现代化代价的反思. 市场经济导报. 1995
- [78] [美]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79] [美]凯文·林奇. 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80] [美]理查德·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7
- [81] 申丹著.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82] M·H·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83] William, Sharp and Leonard Wallace (edited) . *Visions of Modern City : Essays in History , Art and Literature*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4]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85] Maxwell, Richard. *The Mysteries of Paris and London*.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2
- [86] Richard , Lehan . *the City in Literature :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87] Michael, G Jaye and Ann, Chalmers Watts (edited). *Literature and Urban Experience*. 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1
- [88]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urenc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 [89] Ivan, Light . *Citys in World Perspective* . New York ;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致谢

花开花落，又到了栀子花开的时候，而我也将要告别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奔向人生的另一个驿站了。人生并非处处鲜花和笑语，也有艰难和曲折。但是，无论如何，研究生学习阶段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加油站和重大的转折点。

在求学过程中，我的生活因吸收知识而更加充实，我的思想在思考和探索中而更加敏锐。而这一切的收获不仅源于个人的勤奋和努力，更是众多良师益友帮助的结果。我非常幸运的能有机会在何云波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巴尔扎克的文学研究。何老师睿智、严谨、诗性的治学和教学给了我深刻的启迪，使我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领域里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并体会到无穷的乐趣。尤其在这篇论文的完成过程中，从选题、拟纲、成文、初稿、反复修改，直至订稿，从收集资料到提出修改意见，何老师都给了我悉心的指导和教诲。两年来，无论在学业上，还是生活中，何老师都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课业之余，与老师度过的那些生动、有趣而又又有意义的活动。

师恩难忘，我还要感谢在这两年里给予我关怀和教导的钟有循老师、孟泽老师、张旭老师、张跃军老师、李滢波老师、杨雨老师等等。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只想对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钟老师送给我的人生诤言，我将会努力实践；孟老师振人发聩的评语，将时时鞭策我前进；张旭老师的治学精神，将成为我学习的楷模。

此外，我还要感谢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同学们，以及与我曾朝夕相处的室友们，感谢你们与我共度这美好的两年。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亲人在我读研期间给予我的无私的奉献，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和悉心爱护，我才能顺利完成我的学业。

谢谢关爱我的人们，我将继续努力回报你们的厚爱！

攻读硕士论文期间主要的科研成果

- [1] 巴尔扎克：城市写实与现实主义. 外语与翻译（第4期），黄伯云主编，长沙：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2006. 69~70